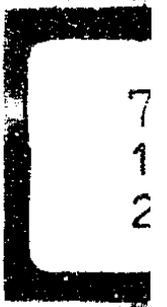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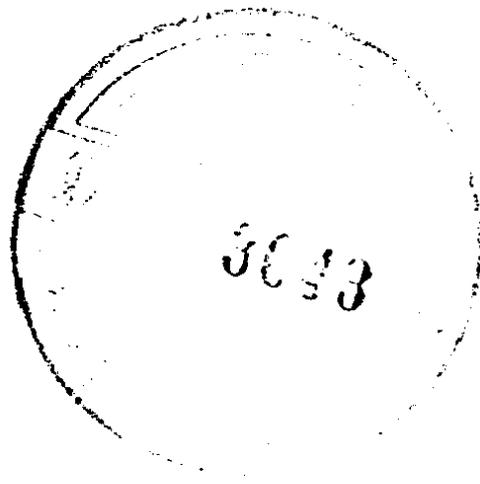
王朝佑著

我之日本觀

再版

731.8
112
2





例言

- 一、吾因國人對於日本之研究。尙無專書。故不揣謏陋。而著此書。
- 一、此書得大町，笹川，賀川，權由，三和，三浦，瀧本，河田，宇野，三宅，清原，小林，諸先生之助力不少。謹附誌於此。以表謝忱。
- 一、此書對於日本人之觀察。是否恰當。不得而知。仍須質諸中日兩國之高明。
- 一、吾認中日兩國立於不可離之地位。故欲以此書當國民外交之介紹。
- 一、第一版因急於印刷。缺點當然甚多。俟第二版時，再加充分之修正。
- 一、此書倚能暢銷。將來可擴充至三十萬言。所有材料。均已搜集就緒。

中華民國十六年二月二十日

王朝佑誌

序

余讀書半生。從政十年。勞力吃飯。絕無攀援。慨國內之俶擾。憤奮發之無由。余生今日。亦云苦矣。

「我之日本觀」之作。誠以日本人之研究我國也。無微不至。而我之對於日本也。則漠焉置之。觀諸世界之大勢。考之東洋之情形。此種弊病。應根本剷除。

故余不揣謏陋。多方搜集。費一年之光陰。成一小冊。不敢自列於著述之林。聊備國人之參考云爾。

王朝佑識

中華民國十六年二月二十日



3 0662 7820 5

再版序

中日關係。日益密切。共存共榮。愈感緊要。而考其實際。中日國民。仍係隔牆。非沾沾于權利之爭執。即斤斤于無聊之問題。所謂「中日提携」。「亞洲聯盟」。殆認爲一種理想。倉卒之間。不能見諸事實。于是惟小權小利之是爭。而忘却同種同文之大義。長此以往。中日之前途。實難樂觀。

日本人理解中國。已成普遍的性質。試遇途中之日人而語之曰。「中日親善」。則答曰唯唯。曰「中日提携」。亦答曰唯唯。吾去年遊歷日本。觀其國民對華之態度。和藹親切。遠非二十年前可比。蓋彼等深感于中日關係之不可分離。故始有今日之覺悟。

今日我國對日之情形。果如何乎。非聯歐洲以制日。即藉美洲以排日。以夷制夷。仍是二千年以前之故智。詎能適用於今日。今日之世界。民族自決之時期也。民族



自決之結果。世界大同可望也。「人類愛」之精神。必有盛行之一日也。

日本人研究中國。故能明白中國。中國人不研究日本。所以誤會叢生。疑慮百出。發生事件。手忙脚亂。措置失宜。吾竊憂之。吾關於日本之著作。已有數冊。此書乃其第一冊也。茲值再版。爰爲之序。

中華民國十九年十二月八日序于北平寄廬

鄆城王朝佑誌

我之日本觀目錄

題 言

頁數

日本國民性與解放運動·····	一
由民族心理觀察之日本國民性	一
由武士道觀察之日本國民性·····	三
由風俗上觀察之日本國民性·····	五
日本貧民之性情·····	一一
由民衆娛樂觀察之日本國民性·····	一五
模倣與日本國民性·····	一七

由社會制度觀察之日本國民性

由法制史上觀察之日本國民性……………二五

由經濟上觀察之日本國民性……………二九

家族制度之崩壞與日本國民性……………三六

日本賣淫制度之考察……………四一

由哲學觀察之日本國民性

儒教與日本國民性……………五三

老莊思想與日本國民性……………五九

由信仰觀察之日本國民性

神道與日本國民性……………六三

佛教與日本國民性……………七二

由藝術觀察之日本國民性

由音樂觀察之日本國民性……………八三

由美術觀察之日本國民性……………九五

島國根性之探討

關於島國根性之一考察……………一〇三

雜俎

留學時代之觀察……………一〇九

由民族心理觀察之日本國民性

由武士道觀察之日本國民性

由風俗上觀察之日本國民性

日本貧民之性情

由民衆娛樂觀察之日本國民性

模倣與日本國民性

53

101042

(2) 日本國民性與解放運動

我之日本觀

王朝佑著

日本國民性與解放運動

日本人久受封建制度之陶冶，其隸屬觀念。與階級觀念。至今猶深入國民之腦髓。而牢不可拔。因政治的忠愛思想。以致各種之自由精神。無從發露。故解放運動之前途。甚感困難。

頹廢以後。革新自生。乃社會現象上必然之結果。日耳曼民族。因羅馬文明之荒廢。而清新之歐羅巴文明。於是乎展開。此種作用。在一國家之內部。亦可行之。支配者階級頹廢之時。則被支配者階級之一部。起而代之。以開拓社會之新局面。此乃歷史上優美法則之一。而無所用其懷疑者也。國民性者。流動之物也。現時日本人之隸屬的性質。純係過去之封建的社會組織之結果。與他種族相接觸。遂感受無窮之快樂。社會的環境。影響於國民之性格者雖極大。然而非根本的改造。保守固有之活

力。不足爲日本全體之悲觀。

今日乃資本主義時代也。在此時代。階級間之抗爭愈烈。而各民族之世界的交通關係。亦因之以成立。於是乎自由思想。與解放運動之勃興。乃爲不可掩之機緣。何者。人類史之根本傾向。在解放是也。對於自然之暴力。與人爲之暴力。而謀解放。始可圖人類社會之發達。日本之上級社會。頹廢已極。被支配者階級。遂有強烈之自覺。然而日本國民解放運動之前途。實不能無多少之困難。

由武士道觀察之日本國民性

日本古時至明治初年。有武士世襲之階級。除京都係公家之都。大阪係商人之都外。日本國中。悉爲武士所佔據。將軍麾下。擁八萬勁旅。駐節江戶。三百諸侯。分割要區。諸侯屬下之武士。多或數千。少亦數百。當軍備之任。且干涉政治。以爲天下者。武士之天下也。農工商各階級。殆無爲人之資格。所謂花爲櫻花。人爲武士。不但贊賞武士性格之美。且羨慕武士階級之勢力。伊藤博文雖非武士。而恒以武士自誇矣。

所謂武士道者。何也。忠孝二字。足以概之。而忠也。孝也。非二物也。乃日本武士道之精粹也。最近一般人士謂忠孝爲奴隸道德。殊不知日本人一旦脫去忠孝之精神。則日本人將變爲歐美人之奴隸矣。自我之奴隸歟。自利之奴隸歟。無論如何厭惡奴隸之語。而或爲忠孝之奴隸。或爲自我自利之奴隸。必不能脫離奴隸之一種。爲忠

孝之奴隸者。人也。爲自我自利之奴隸者。動物也。

日本之國民性。以忠孝爲根本。由武士道鍛鍊而成。奉萬世一系之天皇。而盡忠盡孝。爲日本獨得之國體。試讀日本之國歌。即知其國民之榮辱。全在君位之隆替。有勇氣者。殘酷也。有優雅而無勇氣者。普通也。日本國民雖有勇氣。而不殘酷。既有優雅。且有勇氣。此爲日本國民性之特質。

武士平生持刀。拔刀即無生命。惟其刀不輕拔。而知重禮義。禮義正。故爭不起。爭不起。故刀不必要。禮義者。非形式也。必有誠意誠心。知敬愛爲何物。乃忠孝之一變形也。理解忠孝之日本武士。實知禮義之國民。無武士階級。則禮義墜地。

儒教雖起源于中國。而實通行于日本。在江戶時代。尤爲隆盛。日本人謂儒教爲官吏之教。非人民之教。由忠義解釋之。儒教確與武士道相合。武士道對於婦人。果如何乎。男尊女卑。確有至理。生而爲男。則可以紹先祖之業。而爲武士。女則不然。故今日猶有生男則喜。生女則慍之風。養子之制。亦頗流行。而終不如親生子之相

宜。故可以蓄妾。爲女戀愛。武士之耻。倘戀愛女。則無勇氣。則無榮戰。美人者。武士之禁物也。近頃婦人問題。甚囂塵上。而徵之東西諸國之歷史。莫不由女尊而致失敗。

由風俗上觀察之日本國民性

個人有個人之個性。地方有地方之風俗。而國民有國民之性質。斯固不待言矣。個性依教育及環境而成立。然必依遺傳作其基礎。地方依風土之影響。與氣候之感化。而有特殊之色彩。亦必依遺傳作其根基。此固不能否定者也。地方色彩之大者。即國民性也。個性與個性相比較。則大相逕庭。而地方色彩。則集個性而成。而國民性亦因個性而立。恰如照像。於個性之中。而有共通之處。其表現於外者。即地方之色彩也。其更大者。即國民性也。希臘有希臘之國民性。斯巴達與雅典之不同。即其發揮地方色彩之不一致。子路與顏淵之相異。即其個性之不侔。我中國南北之關係。亦

何莫不如是。

國民性非不能移動者也。往往因種種之影響。而發生變化。其變化之結果。則歸着於一點。故因時代之不同。而國民性亦未必適合。今日日本之國民性。將逐漸推移。毫無容疑。然而其一種牢不可破之基礎。則亘千古而不可磨滅。

讀北史倭國傳云。人頗恬靜。罕訟爭。少盜賊。性質直。有雅風。此日本國俗之概論也。奈良朝以前之敦樸風俗。果何以致斯乎。所謂恬靜質直云者。即表明日本國民為優秀之人種也。然則日本國民果無輕佻浮躁之短乎。古史所云。未必即能道破今日之國民性。而因時代之潮流。當不能無多少之變化。

儒佛二教。在日本有絕大之勢力。與日本國俗以多大之變化。其積極進取之氣。實有使儒佛同化之力。而其國體之不同。亦為一大原因。若我中國易姓革命。朝代屢更。國民性日趨於消極。日積於退縮。藉光養晦。明哲保身。以致道德上受影響極鉅。在六朝時代。佛教盛行於中國。而篡奪之禍。幾無日無之。日本聖德太子十七條憲法

中云。上和下睦。上行下效。君臣講說忠義。佛法王法。並行不悖。此即日本國民性同化之力也。

公家政治倒。武家政治興。關東人之勢力。及於寰區。日本風俗上來一大變革。同時國民性上亦發生若干特異之點。輕身命。重名節之武士道也。抑喜怒哀樂之情之自制心也。於此時代。均有顯著之發揮。現時責任觀念。極爲薄弱。政治家慣用手腕。以視鎌倉時代之國民性。相去何可以道里計。明治以後。西洋勢力。極爲澎湃。衣食住上。與以莫大之影響。即以東京而論。西洋風頗爲流行。若銀座。若丸之內。西洋建築。高聳天際。茶樓酒館。遍地皆是。男多洋服。女多西裝。電車汽車。往來如織。繙譯戲劇。活動電影。無一非西洋舶來之物。在鹿鳴館時代。西洋之風。亦會流行矣。而僅爲一部分貴族之社會。與民衆無與。今則普及於一般之民衆。不獨物質的文化爲然。即精神的文化。亦莫不如是。生活問題。勞働問題。思想問題。逐日東漸。與日本以極大之威脅。日本古來之風俗。將掃地盡矣。

風俗之變遷。似爲過去之事實。而實爲眼前之現象。對於此目前之問題。果應如何處置之乎。其性質固非政治也。法律也等人爲的強制。所可左右之者也。縱可收一時的效果。而非自然的趨勢。德川氏之鎖國政策。原爲防止西洋文化。西洋思想之侵入。而爲絕對的專制時代之機能。萬不能行諸久遠。文政年度之攻擊外國船舶。其命令亦不能保其權威。

禁止奢靡。爲政者之命令。見之屢矣。挽回狂瀾。抵柱中流。苦心焦思。當局者之努力。可謂極矣。然而功效輕微。法律之權威。不能永久保存。乃爲通例。江戶時代。曾有禁止衣服華麗。而於天和年間。有嚴厲宣佈規令之舉。然其結局。則等於具文。而有元祿年度之驕奢。白樂川翁之寬政儉約令。雖有一時的功效。而不旋踵又變爲華美之世界。水越之天保度改革。欲爲澈底的矯正。而終無實績。大勢瀟灑。至爲可懼。逆而行之。不但不能收功。反愈激其勢。除因勢利導。針砭社會外。固無他法。

現代風俗之移易。果歸着於何處乎。究其結局。亦因自然之趨勢。而附於某點耳。然則自然之趨勢。果如何乎。將以西洋之風俗。代替固有之習慣乎。觀今日之形勢。大約必致出此。然而其實際。果如何乎。順應自然之趨勢。應取何種之方針乎。

吾人對於此問題。遂不加躊躇。而思及二重生活說矣。即固有之風俗。與外來之風俗。相並行是也。其間亦有持折衷說者。惟亦不少困難之點。由中國傳往日本之文化。無論為唐。為宋。為元。其為東洋之文化則一。風俗雖有相違。而根本則彼此共通。然西洋文化。與東洋文化。根本不同。故風俗自不能一致。於是今後之風俗。於折衷調和以外。不能不兼營二重生活矣。

二重生活。驟視之。似不經濟。然亦不必過慮。倘於其中設顯然之區別。則不經濟之點。或有補救之餘地。即辦公處之房屋。可為歐風。而尋常居室。則宜用日本式。番菜與和食並行。似無不經濟之感。而其中所最感困難者。即為服裝。在男子已略見解決。將來所應保留之問題。惟女子之服裝耳。此應區別為事務用服。與平常用服。

之二種。至於禮服。宮內省已完全以洋裝爲本位。此乃世界之大勢。民衆的傾向。輕便簡素。最爲適宜。

三千年間所養成之日本國民之生活狀態。極爲悠長餘裕。概而論之。甚覺有趣。因之國民性亦受其感化。而趣味及於一般。例如勞働者。自處泰然。毫無不平之感。此雖不但爲服從關係。而其生活狀態之有趣味。亦爲其一種原因。

經濟學者。過於偏重物質的方面。故唯物史觀之弊。因之而起。夫區分人類爲資本家階級。與勞働者階級。原爲根本的錯誤。考察現在各方面。漸有歸於原始的傾向。社會之各種事情。頗爲煩瑣。頗有秩序。頗有科學。因之復歸於自然之觀念。乃爲人類至當之要求。歷史者。常將此種現象。保留於其頁內者也。打破階級之叫囂。推倒門閥之行動。俱爲新時代之產物。而文化之發展。必以舊時代之文化爲根基。始有向上之可能。新時代之文化。復歸於原始的狀態。非從新作出者也。經濟學者之社會改造論。往往視文化爲過眼雲烟。實爲極大的誤謬。夫文化只限於物質的方面。則精

日本貧民之性情

神的方面。將付之等閑。而新時代由舊時代而生。新文化因舊文化而起。新時代之文化。必依宗教家。文學家。而始能建設。奈良朝之文化。成於行基鑒。真良辨。與吉備。真備。萬葉詩人。及國中公磨等。平安朝之文化。成於空海。最澄。與紫式部。清少。納言。紀貫之。定朝。隆能等。鎌倉時代之文化。成於日蓮。法然等之宗教家。俊成。定家等之新古今作家。名佛師繪卷物之巨匠等。東山文明之精神。由五山之禪僧。周文。雪舟。相阿彌。能阿彌等發揮之。桃山有永德。山樂。江戶有光悅。光琳等藝術家。有近松西鶴等文學者。文質彬彬。今日更無論矣。國民於物質的文化以外。沐此等精神的文化。留文化史上以優點。此等優點。映於風俗與國民性上以莫大之感化。

日本貧民之性情

無論何國。貧民之心理。大抵相同。因物質之缺乏。而人類之真性情。遂因之以表現。此即貧民性情之美點。亦最有趣味之處也。貧民心理之趣味。果何在乎。即貧

日本貧民之性情
民之生活內容。與社會之其他部分相比較。則過去之社會的遺傳。完全保存於貧民之間。例如講義理。順人情之俠客。貧民中尤有此風。若在中流社會。則業已絕跡。而賭博問題。亂婚問題。迷信問題等。亦惟貧民間始有此事。赫胥黎曰。欲觀野蠻人。不必赴亞非利加。只觀倫敦之貧民窟。斯可矣。是言也。誠有真理。今日之貧民。尚保存過去之文化。如日本守舊的國民。關於此。尤有顯著之事實。土木業者間。今日猶沿用德川時代之言語。以相周旋。堅守親疏之關係。此與紐約之貧民窟。在紐約之中央。高揭中世紀之招牌。而招電影之僱客相同。

總之。日本之貧民。與外國之貧民相比較。頗為溫和。美國諸市。貧民犯罪者。極為衆多。義大利亦復如是。獨日本之貧民窟之女性。與歐美相較。相差甚遠。女性之貧困。富於耐久力。此貧民研究家之所公認也。日本貧民窟之女性的忍耐。殊為可驚。在紐約與倫敦之貧民窟。每見酩酊大醉。倒於街衢。日本某君在貧民窟。前後有十一年之經驗。深知日本貧民之女性。絕無亂暴之狀態。日本之女性。對於家事。則

日 本 貧 民 之 性 情

極忠實。對於男子。則極親切。觀日本之貧民窟。可以知之。假使其夫患肺病。則自身入洋火公司。得些須之金錢。治療夫之疾病。且以之養育子女。此種實例。實難備舉。要之。日本之女性。在貧民窟中。洵較男子有若干之優點。一旦男子遭遇貧困。則棄其妻於貧民窟中。而自身逃出。女則根性强硬。在貧民窟中養育子女。在歐美各國。亦常有因時運之不佳。而棄妻他往者。例如。歐戰當時。(一九一四年冬)美國益薩歪尼亞州。舍棄妻子者。達四萬人之多。日本雖未至此數。當亦不少。其間竟有打破貞節而誠心教養子女者。此日本貧民窟之女性也。倘日本貧民窟之女性。不能如是。則日本貧民窟之狀態。必更見險惡。日本女性。不賭博。不飲酒。不鬪爭。心氣和平。是其特長。

我中國之貧民窟。女性之修身。猶優於日本。其家中無論如何污穢。絕少蓬頭散髮之人。此乃我國風俗之一。與日本貧民窟之女性相較。頗有奇妙之感。蓋我國文明最古。女子之品格。養之有素矣。關於此點。與日本略同。日本貧民窟之女性。以守

日 本 貧 民 之 性 情

貞節爲美德。因儒佛二教多年之教養。其所由來者漸矣。日本人之所慮者。倘此種美德。一旦破壞。則貧民窟之救濟費。雖增加十倍。亦感莫大之困難。日本之貧窮男子間。其飲酒之量。遠遜於歐美。賭博亦不及我國。相互輔助之精神。尤爲顯著。試舉一例以證明之。彼等兄弟之間。組織團體。互相救濟。種種方法。至堪驚異。譬如兄弟之間。不能相濟時。則用親屬之儲蓄。以濟之。因之。日本之貧民窟。被拯救者。不知幾百千人。賭博抽彩。作爲濟窮之資。疾病相助。以發達其愛他心。而犯罪者。病者。行路病者。及賣淫婦等。凡與彼等接近者。一律施以救濟。貧民窟公共房屋中。每十室之內。必有此種人一位。故他愛者。與賭博者。同居時。則稱之曰普通俠客。日本俠客之發達。雖有種種之理由。而日本人之本質。則以愛人。施與。注意貧民生活爲特色。此種下級社會之傳統的道德。求之西洋各國。實無其匹。

西洋除信基督教者外。全部爲無神論者。日本則以惡人與俠客概括之。觀彼等之言語。行動。習慣。可于彼等之日常生活。戲劇。電影。及談話等得之。模倣俠客。

爲彼等獨得之心機。貧民多無熱烈的宗教心。而因教養之故。每易爲救世軍所轉移。一般不良性之貧民。多易犯罪。其居住有定處者。則堅實而親切。彼等重秩序。尊敬人。日本之國民性。觀貧民生活。可以知之。

由民衆娛樂觀察之日本國民性

公園爲公衆娛樂之所。凡屬國民。俱自由出入。藉資休息。在歐美各國。對於公園之設備。不遺餘力。原所以圖民衆之樂利。而爲國家放光彩也。日本東京之公園。若日比谷。若上野。若淺草。若芝。吾均常去遊逛。空氣絕佳。清淨無比。花卉草木。即不禁止。亦無損失。富貴貧賤。一律入內。無階級之可言。更不知買票爲何事。熙熙攘攘。有上古風。嗚呼。文明國之國民。其幸福可勝言乎。我國娛樂機關。階級之界限太嚴。一般普通民衆。殆無享樂之資格。如中央公園。北海公園。三貝子花園。進門買票。貧民興歎。揆諸公衆娛樂之理。合乎否乎。

觀國民之生活。即可覘國民性。而表現於國民之娛樂生活之國民性。尤有研究之必要。夫國民生活。因社會的環境。尤以社會經濟狀態之變化。而受轉移。一面雖爲國民之娛樂生活。然恆因社會經濟狀態之推移。而發生變化。故所表現之國民性。亦不一定。現在日本人娛樂生活之根本的基調。果如何乎。則答之曰。日本人之娛樂生活。不外餅。醬湯。酒。菓子等類。其他如造花。彈琴等。亦爲日本人獨得之心裁。至於一月一日至十五日。更爲日本人娛樂之基礎。

日本民衆娛樂之最顯著者。即爲觀花。櫻花在日本爲大宗。當盛開之時。或半開之際。遊人如蟻。香氣撲鼻。坐毛氈。食辨當。(即飯盒)飲酒觀花。天下之樂事。無逾於斯。遊人中若老婦。若少女。熙來攘往。同沐春風。而酒醉狂踊。與花偕舞。尤有特別之樂趣。然則觀花爲日本人最有意識娛樂之一。

日本東京戲劇。率多新式。我未嘗看。獨於鄉間戲劇。則每於晚間廟會見之，戲台亦係以高樑木板爲之。與我國鄉間之戲台略同。台上置大鼓一具。不住亂敲。演劇

者則帶假面。穿彩衣。說古代事。奇形怪狀。頗堪發噱。其言語雖不盡懂。然觀之甚有趣味。台上四角。有小兒圍之。與我國完全相同。台下周圍觀劇者。有婦女。有男子。有賣物者。擾攘雜沓。極其熱鬧。

模倣與日本國民性

現時日本之文化內容。殆以模倣西洋爲能事。有以此爲恥者。亦有以此爲榮者。與前者代表國粹主義。復古主義。後者代表歐化主義。然而無論國粹主義者。如何慨歎。而歐化主義者之模倣性。則有不可免之情形。

蓋模倣 (Imitation) 乃承認非我之優越性。而爲他力所掠奪。誠爲可悲之事實。然其性質。則爲一般之新創造。故曰。模倣者。創造之母也。創造由模倣而傳播。又社會進化之階梯也。日本人之敏於模倣。縱爲可誇。而決不如國粹主義者及復古主義者之慷慨激昂。假使日本自開國以來。至今日仍持鎖國政策。其不能發達。當在意料之中。然則模倣者。洵人類之社會的生活發生以來之中心事實也。一時代之人類。繼

承其時代所發達之文化而圖生活。即模倣之生活是也。

以模倣爲社會之說明原理。而建設模倣之社會學者。即達德(Tarde)是也。據社會學上達德之模倣說曰。社會者。模倣也。社會之人類。以模倣爲先務者也。其思想仿。其感情。其慾望等。社會之中心。莫不由模倣而生。保存或強固社會的紐帶。結合與社會的人類。全在模倣。故模倣者。乃社會之構成原理。

社會學者中。足爲模倣說之代表者。除達德以外。尙有巴德溫(Baldwin)惟巴德溫雖以模倣爲社會之根本的事實。而不以模倣爲社會之構成原理。據巴德溫所云。國模倣者。社會之組織與發達之過程也。而爲社會生活之內容者。即常爲觀念之過程。民而爲模倣也。社會生活之內容。即由模倣而傳播。爲社會的。其由個人以發達者。僅性觀念耳。

今就歷史的事實考察之。古代羅馬文明之內容。殆全以希臘文明爲榜樣。而近世歐洲之文化。又以希臘羅馬之文明與基督教之結合。爲其發達之中心勢力。

今日交通機關。極其發達。而模倣亦日見敏速。例如某英人創造一事。即以達德之模倣。爲一般法則。以模倣爲幾何級數。而從社會原理。即時傳播於各國。此即構成現代之文化內容。而新創造因之以生。於是循環的。無限的反覆傳播。爲社會發達之過程。

與 試讀日本之歷史。日本之文化。因中國儒佛二教。勢如洪水之侵入。而其固有之發展之萌芽。悉被蹂躪。因埋首於模倣中國之文化。而純日本之文化。殆無足誇。在日本歷史之經過中。於傳來文化之模倣之過程。爲達德模倣之一般法則之一。以模倣爲媒介。曲折轉迴。而添加若干之日本性。始有今日之發達。

民 前年美國之觀光團。經東京。遊京都。在招待席上。某名士之言曰。吾比較東西兩京之感想。東京者。形式也。乃外國文化之模倣耳。無興味之可言。今來京都。始得見真正之日本。及觀寺院山川。而日本之真面目。於是乎表現。(This is Japan)

日本德川幕府之末期。鎖國主義。稍見廢弛。人民苦於武家制度之束縛壓制。達

七百年。其先覺者亟思排脫此種煩悶。而知歐洲文化進步發達之可驚。於是吸收採取。不遺餘力。

模 明治維新成功。歐美文化之傳播。頗爲自由。多數國民。如飢似渴。排斥國粹主義者。復漢主義者。而趨於極端之歐化主義。蓋日本向來與外國斷絕交通。對於世界大勢。全然懵懂。以爲宇宙之內。莫日本若。及觀歐美諸國燦爛之文化。始與日本人以莫大之驚歎。於是由驚歎而讚稱。由讚稱而模倣。舉傳來之自尊心。一旦拋棄。醉心歐化。無批判。有迷信。誠意模倣。如長江大河。一瀉千里。而貴族階級及支配者階級。之所謂鹿鳴館時代。實爲其急先鋒。各種制度之改革。與風俗之變遷。遂發源於茲。民 考現代日本之文化內容。殆全爲歐化主義。無批評。有迷信。專心模倣。亘於全國。試觀今日日本之大建築物。若教會。若公署。若公司。若銀行。若病院。若學校。若車站。無一而非歐風。私人宅第。亦多倣照西洋。縱建築日本式。而其接待室及書房。亦必爲洋式。以洋燈。電燈。瓦斯燈。代舊式之油燈。日本房間。而懸以洋

畫。軍隊則全部洋服。軍人就寢。則用床。一般公儀式。則用洋服。平常活動。亦因便利之故。而穿西裝。於是靴帽全爲歐式。使用洋傘。婦人束髮。少女用髮結。食牛模豬肉。飲牛乳。吃麪包。咖啡館。番菜館。到處皆是。酒則威士忌。白蘭地。醫生則仿爲打克塔。而佐之以白衣之看護婦。乞丐也。而爲藝術家矣。陰歷也。而變爲陽歷矣。與。議會開會矣。公園協議矣。七日之間。有一禮拜日矣。有耶穌誕生之紀念日矣。舉凡日本固有之真意義。完全喪失。火車勃興。輪船盛行。電報。電話。郵政。及產業本制度。工場組織。殆全出於模倣矣。

國。關於學術。無論形而上及形而下。凡法律。經濟。宗教。哲學。藝術等自然科學。民。悉心繙譯。已臻極度。過去半世紀間。日本所以能實行大變革者。即全探異質之文化。而以模倣爲前提。在世界史上。實無其例。乃日本國民之特性也。

羅馬文明。煊耀一時。及其亡也。普通史家謂其版圖過大。奴隸制度。道德腐敗。爲其大原因。然而其主要之理由。則純因羅馬模倣希臘。此一部分史家之所公認也。

。若日本之模倣性。徹頭徹尾。則日本民族之將來。殊爲可悲。然而詳細以思。亦未必盡然。日本人之祖先。模倣佛教。遂有今日之發達。雖無偉大之獨創家。奇才。子。而由模倣生創造。日本文化之發達。竟未受絲毫之障礙。然則日本所負之重大使命。仿即模倣歐洲文化。以建設新文化。而貢獻於世界。

與 俄羅斯受馬克斯社會主義之思想的感化。而斷行共產主義。實爲二十世紀之新創造。

本 現代之日本人。採用歐洲文化，其生活內容。日見豐富。學問方面。亦由直譯的國。進而爲批評的。無論形而上學與形而下學。所有各方面。漸見創造之曙光。思想方面。亦不純恃繙譯矣。

性 模倣者。爲普通人類社會之中心事實。吾人模倣先進文化。誠爲固然。無可詫異。然則日本國民。何以富於模倣性乎。第一。日本乃後進國家也。凡後進國家。恒感於先進國之優越。而欲採用其方法。以充實自己貧弱之生活。以模倣之心理的動機爲

一般原則。第二。日本無優秀及確乎不拔之國民性。蓋優秀之國民。恒無他物侵入之餘地。而空虛或貧弱者。則任何物亦能容納。於是模倣作用。因之而生。

模倣 更就地理的關係言之。日本者。島國也。外國文化。越海而來。可以直接普及於內地。加以日本人富於適應性。相依相輔。遂有今日奇異之大變遷。

與 當明治維新之初。憂國志士。倡尊王攘夷之說。以爲日本有日本之神。無崇拜外國神之必要。而因大勢之所趨。彼等遂翻然改悟。贊成門戶開放。確立進取之國。是以建設明治之新時代。然而識者則深歎歐美輕薄之物質文明。駕於三千年來傳統道德之上。以致世道人心。不堪聞問。封建制度壞。資本制度生。民衆思想。普及於一般之社會。而引起個人之自覺。

性 資本主義的社會制度。日見發達。支配者階級。亦愈見強橫。因之人民之自覺。與社會思想之進展。遂亟欲補足現代社會制度之缺陷。而爲根本的改造。因新動機之勃興。復古之勢力。乃見鮮明。

模 仿 日 本 國 民 性

由社會制度觀察之日本國民性

由法制史上觀察之日本國民性

由經濟上觀察之日本國民性

家族制度之崩壞與日本國民性

日本賣淫制度之考察

由法制史上觀察之日本國民性

由法制史上考察日本之國民性。殊覺有深刻之感觸。今日日本社會之一部。攻擊政府之違憲。濫用司法。蹂躪人權。而究其實際。仍係日本人民向來對於法律。太無智識。對於權利。殊為懵然之反映也。日本國民。於正當權利之爭。多不願訴之法律。各種法律所規定。國民究有若干之了解乎。現在此種國民性。亦逐漸變化矣。非難之聲日高。在社會上已有相當之反響。例如以苛稅為不法主張。電車之無效乘車證。認為有效。而訴之公署。他如發掘品之購入。電車火車之輾死人。蹂躪婦女之貞操等。要求損害賠償之訴訟。層見迭出。此為向來未曾見之事實。

然權利之爭執。不自今日始。在鎌倉時代。生命之關係。極為重大。侵害他人之權利。必以法律解決之。貫徹主張。至死不懈。每見有一訴訟事件。恒綿亘至十年或二十年之久。即訴訟失敗。亦不即時完結。例如在北條時代之敗訴。至源化政府。猶

能提出。勝敗則置諸不問矣。

在此時代。尊重大權。倘他人破壞其保障。則必有適當之救濟。貞永式目之法。即因此而制定者也。一千一百年前之大寶令。關於遺產之分配制度。業已規定。其中明載確認女子之特有財產。貞永式目亦承認父母若無子時。其遺產由養子承繼之。(養子即女兒之夫。)關於夫妻財產制。亦云。夫管理妻之財產。妻死。其遺產不歸夫。而歸子。倘夫無相當之理由。而棄其妻者。則以前給與妻之財產。不得取回。此不過舉其一例耳。

此時土地之爭執。往往由鄉老之證言而決之。雖不得謂之為完全。然亦不失為一種之陪審制。軍人身臨戰場。亦恒以個人之證明。在大將前。為其戰友證明功績。以為論功行賞之根據。當行賞時之催促。並不視為越分犯規。此為今日軍人所不可能之事實。

由武家時代至江戶時代。所有人民之紛爭。每以講和為能事。其講和之方法。係

以事主之鄰家五人組織之。如道學先生及和尚等。最爲適當之人物。

法庭對於民事訴訟。尤以金錢之借貸。由當事者自行解決之。而無庸付之裁判。遂有一時不受理民事之風。縱或受理。亦有一定之期限。至期則立行停止。

日本國民性之本色。今已不用再費考慮矣。前者爲一般之政策。係自然的。因社會之需要。而爲立法之精神。後者與前者正相反對。乃極端之壓制主義。爲不自然的。而爲人爲的也。以保全自家之政策之犧牲。不惜壓抑人權。兩者之懸隔。全爲政策不同之表現。日本國民性。向爲現實的。實利的。故爲樂天的。至於哲理空想等。爲的教訓。甚不願矯正其自然。所謂不說話之國。即此意也。儒佛二教。皆外來之思想。雖有深奧之哲理。而日本國民。則均視爲一種之現實的功利主義。日本各派之佛教。皆祈禱現世之福祉。

由是觀之。日本之國民性。可目爲有權利思想之本質。德川政府。壓抑人權。生存競爭。日趨激烈。因織田豐臣二氏之餘緒。而來社會秩序之紊亂。於是階級制度之

恢復。爲一般人所努力。

欲矯正國民之本性。談何容易。因勢利導。乃當務之急。參政權也。婦人問題也。皆宜有適當之解決。若徒爲政路的壓制。誠有百害而無一利者也。

此種權利思想之發達。即個性之發揮。(個人主義)世人恒謂個人主義。係唱高調。對於國家。則無犧牲的精神。殊不知物走極端。莫不有弊。欲判斷全部之價值。其議論之出發點。業已錯誤。縱對於自己正當之權利。亦屬盲目。凡個性不發達之國民。不得謂之爲真國民。彼公家武家兩政府並立於鎌倉時代。當時之國民。因管轄不同。雖同爲武士。而一面爲御家人。一面爲非御家人。不但互相反抗。且因利害關係之故。而致分裂。忽必烈席卷歐亞。侵入日本。幕府諸人。遇此未曾有之大困難。常以國民之不一致。深爲懸念。彼等因愛國心之勃發。乃請於朝廷。使武士受將軍之指揮。而勤王命。

由經濟上觀察之日本國民性

世界各國之國民。各有其特徵。普通稱之曰國民性。而國民性之性字。當然以天性解釋之。由日本國民性言之。所謂大和民族者。與其他國民。先天的種類不同。歷史。習慣。及其環境。莫不互異。即特種之國民是也。然而茲所謂國民性者。並非一定不變之物。仍因歷史習慣及環境之關係。而為緩慢之變化與發達。

日本封建制度之崩壞。僅五十餘年耳。詳考當時之歷史。不無多少之差異。社會之組織。與歐洲十五六世紀之中世紀主義 (Medievalism) 相似。德川政府顛覆時之社會狀態。在慶長元和間。與西歐之社會狀態略相彷彿。故彼此文化進步之程度。殆有三世紀之懸隔。自明治維新以來。國運之開展。一日千里。列為世界強國之一。驟觀之似為足誇。然不過政治制度上皮毛之進步。試一察社會之內容。尙未見若何之改良。此乃封建之遺風。誠不勝其遺憾者也。

此乃社會學上之原則。無辯論之必要。而日本輸入西洋之文物制度。其所以最速且能同化者。何也。因國民性之適應故也。例如日本國民。久受封建制度之陶冶。富於尚武之氣象。於是軍事爲社會組織之惟一要素。故西歐之軍制及關於此之一切技術。日本國民最易消化吸收。絕無生硬模倣之痕跡。本家本元與德意志帝國相比較。不但決無遜色。且有駕而上之之勢。此等成功。固係明治政府之努力。而其實則係日本國民因應咸宜。攝取而招致之者也。政府不過供執行及僕役之職耳。

國民性能受納者則易入。不能受納者則難入。此種實例。徵之學術界。猶爲顯明。日本今日學術上。對於世界文明國家。除軍事之外。比較的足誇者。厥爲醫學醫術。日本之醫學醫術。自維新以來。進步極速。較之歐美。固不多讓。此世界之所公認也。日本人士由封建時代。對於醫者之學術。過於重視。厲行極端之閉關主義。自彼時起。准許採用醫者之藥方。而醫書醫藥。亦准其輸入。故醫學醫術亦爲一般國民所容納。亘數十百年之久。排斥外物。熱度雖達絕頂。而對於醫學之適應性。則未稍蒙

其損害。至今日本內地。西洋醫院。到處皆是。即窮鄉僻壤。亦所在林立。由此可知其崇拜西醫之精神矣。

至於基督教之不發達。殊出意外。上流紳士。或智識階級。對於基督教。多半以輕蔑之態度待之。外國傳道會及宣教師等。犧牲多大之金錢與勞力。而所得之效果甚微。降至今日。日本國民猶遵守其固有之歷史習慣及環境。而不容納其他之宗教。至於憲法政治亦莫不如是。各種政黨。弊害叢出。腐敗墜落。達於極點。憲政之效力。前途甚難樂觀。憲政試驗。僅三十年。一般國民。猶未熟練。換言之。日本國民有歷史的根據。其不適於國民性之憲法政治。欲其操縱自如。實為不可能之事實。

經濟問題。洵為社會之基礎。若軍事醫術。與日本國民性。全然調和。基督教與憲政。則與日本國民性。萬難合致。日本今日。已列為世界第一等國家。而與英，美，法，諸國。果有同等之權利乎。徵諸既往之歷史。觀之現在之事實。日本之經濟狀態。對於國民性。實柄鑿不相入。

日本現時經濟狀態之違反國民性。其根本的理由。即今日經濟上之設施。一以歐美爲範模。而爲桌上之製作品。凡固有之歷史習慣及環境等。一概置諸不問。販賣西洋之技術。強迫人民以實行。例如勸業農工兩銀行。洵爲無用之金融機關。于產業上無所貢獻。僅爲政黨或少數有勢力者所利用。至關於輸出交易品之檢查取締法。亦不過助有力大資本家之獨占。而對於小事業家。反妨碍其發達。

明治維新之大改革。其制度上之外部形式。業已大改面目。即政治之中心。業被顛覆。新式機關。亦已成立。然而德川政府瓦解。明治政府成功。所有日本國民一般之氣風。即國民性 (National Character) 之變革。則全然爲另一問題。國民性之變革。在德川氏交還軍權前十餘年。美國公使赴日。日本國民與歐美文明之新空氣相接觸時。已發生如是之現象。日本政治組織之革新。雖一朝成功。而國民性之變遷。則甚非易易。故明治初年與德川末年。制度上外形之差違。業已顯明。而社會民心之變化。不但未見顯露。其後經過半世紀如今日。而社會各方面。尙有德川時代之遺風。

利用機會。帶假面具。依賴官吏。一攫千金。舊式之作法。乃事業家之本色。無論爲都會。爲地方。經濟思想。全受一般資本家之支配。此種思想。乃發源於封建式之官吏萬能主義。而國民大多數經濟上之發達。終不可期。

當歐洲十六七世紀時。有所謂 Merchant Adventurers 者。此等人在政府有種種之利益。而得貿易上之特權。經營事業。所謂政商是也。例如莫斯考維公司。李宛種公司。東陸公司。及東印度公司等。相繼成立。此等公司。在政治上爲一大機關。彼等商人。純爲政商。此時之商人。無個人獨立經營之事業。率多與政府或官吏相結納。而有中世紀主義之遺臭。日本德川時代之商人。非藉皇上之聖威。不能着手。賄賂請託。爲事業成功之惟一秘訣。證諸歷史。可以瞭然。此種澆風。在天明寬政至天保弘化之際。(十八世紀末至十九世紀之初期)達於極點。松平樂翁與水野忠邦等之改革意見。實際上雖未達到目的。然全因此而發。賄賂請託。中外相同。而究其實際。仍係中世紀主義。即封建主義之遺臭。爲舊式事業家徹底之痼疾。

日本當封建時代。凡爲非常之富豪。必爲社會一般所景仰。其治產之方法。以大名家旗下。與其他之武家武人爲相手。而經營放債事業。結果武家武人。日益窮困。同時放債事業。愈見發達。武家武人。收入之大部分。全被放債者所吸收。蓋因武家武人。無財政上之智能。其僚屬與商人互相勾結。施用奸計。欺騙彼等。此等事實。在大阪最爲盛行。該地富豪之大部分。所謂大名貸者。即由大名專門之放債事業而蓄積之者也。此項事業。相互之關係。最爲複雜。要以賄賂請託。爲其根本。大阪奸商之勢力。竟至炙手可熱。當時各地藩閥。皆在大阪設辦公處。置專員。使之處理取締倉庫。及發售米穀。與其他國產等事務。然而其實彼等最大之職務。則係擔任借款之交涉。因之彼等與商人之交際。日形親密。其始爲主人而接近富豪。以圖金錢上之便利爲目的。及主人之財政。益陷難境。則主客顛倒。只知有商人。而不知有主人之醜態。遂致演出矣。倘依賴大阪之商人。而融通金錢。結局必難免於窮狀。藩政府對於大阪之富豪。必致折腰。

德川時代日本之富。三分之二。在於大阪。該地有名之富豪。皆依前述之手段。而成鉅富。其從事於正當之產業而為正當之儲蓄者。殊不多觀。

封建時代。殖產之方法。大抵如斯。與近世的產業相比較。性質迥乎不同。由真正事業家之眼觀之。此種致富之要訣。不得不謂為經濟社會之幼稚。德川政府滅。而明治維新之世興。御用商人。到處跋扈。正義觀念。極其缺乏。能致暴富。為流俗所欣羨。得意揚揚。胥為此輩奸商。若夫營正當之產業。勞自身之手足。而為純正之富豪者。可謂絕無。因封建主義之遺傳。造成日本國民性之一部。而政治機關之新陳代謝。竟不能將此遺傳症一掃而空。若天明寬政。若天保弘化之惡毒。至今日猶流傳於社會。

施行憲政以來。輿論之勢力。逐漸增大。正義之觀念。亦稍稍發達。惡辣之行爲。漸見消滅。御用商人等之毒手。略行斂迹。然而日本事業家之大多數。今日猶不能改其傳統之惡癖。倘有機會。仍勾通官吏。依賴官廳。欲發意外之財者。所在多有。

例如日本之米穀法案。其組織原未見其不可。果能按照提案者之目的。而見諸實行。誠爲一般國民至極之良法。無如不脫惡癖之經濟界。果能善用此良法乎。實爲一大問題。萬一仍爲政商攪財之具。徒耗國帑。增長奸富。於國民毫無裨益。而此種惡癖。一時不易斷絕。只有待國民經濟的理性之發達。而日本國民之所希望於當局者。在除去發達此種理性之障礙。使封建制度下之特權主義之卑劣根性。不至再生是已。

家族制度之崩壞與日本國民性

家族制度者。一社會制度也。此制度之存在。有長久之歷史。與其國民之民族制。有密切之關係。因民族制之相異。而家族制度。亦各不相同。凡世界文明國家。莫不有其家族制度。惟其形式稍有不同。而其組織之根本要義。則世界齊一。摩爾幹氏分家族制度之種種形態。爲文明發達之順序。故所有之民族。按階級的排列。必經過各種階級。而始能進化。

當論述家族制度之時。對於該制度之意義。有有限定之必要。從來無有限定之意義。故辯難攻擊。甚無意識。人每斷定歐美之文明國民。爲個人主義之生活。而日本人仍爲家族制度之生活狀態。兩者之間。有根本的差異云云。夫所謂家族制度者。在今日已成爲日本之重要問題。若爲家長的大家族制。則歐美先進國。已由此種狀態。而蟬脫之矣。日本國民。尙包於其殼之內耳。若以家族爲夫婦本位之小家族制。則歐美先進國。實未脫離此域。而未入於純粹的個人生活。依然爲家族制度的生活。而日本國民之大部分。尤以智識階級。今日殆與歐美爲同樣之家族的生活。並無所謂根本的差異。故對於家族制度之問題。先將字義爲充分之限定。然後始可以議論。吾對於日本。有家族制度之必要乎。抑家族制度瓦解之可慮乎。於上列二種意義之中。而解釋爲古時大家族制。於是關於家族制度之運命。而略加考察。

家族制度者。以家族之觀念爲基礎者也。其觀念有三種重大之要素。即家之永久性。家之經濟。家之統御權是也。三種要素。完全具備。始有家族制度之存在。所謂

家之永久性者。即以宗教的神聖。拜祀祖先。始終附隨之是也。由是受祖宗神靈的庇護。一家有其財產。而家之經濟。永久繼續。一家之權力。無論如何新陳代謝。而所謂家之共同團體。則永不消滅。為共同團體之一。家族依父權統御之。父權者。即所謂戶主權也。主家之祭祀。掌家之財產。統御家人。而主持其教育管理及勞働諸事。故一家為永續之物。而統御家之家長權。亦永久不變。為使其永久之故。始有家督相續。與養子制度之並行不悖。而家長權對於家人。有絕對之權利。家人對於家長。有絕對服從之義務。

家族制度之組織。歐美先進國已行之。若希臘。若羅馬。即其例也。日本在武家時代。已有家族制度之完成。近代文明發達。家族制度。漸見崩壞。歐美先進國。殆已全滅。日本亦陷於同一之狀態。其間將發生種種之問題。崩壞之原因。果安在乎。要不外近世文明對於國家組織之完成。與個人主義之勃興耳。因其機運之發動。而家之觀念。漸次衰微。宗教的權威。為近世一般所否認。於是崇拜祖先之意義。日漸漸

滅。加以個人主義之發達。而家之永久存續之觀念。亦日漸消失。其次因產業革命之結果。家之經濟。亦日就瓦解。機械發明。而來家庭產業之衰滅。工場因之以成立。同時以個人的企業。與個人的勞動爲原則。而確定經濟上之個人主義。至於統御家之家長權。因國權之確立。而大加制限。對於家人之教育及管理。其大部分由國家直接行之。故關於一家經濟之衰亡。而家長之管理權。亦不必要。家長權之永久性。既漸失墜。而家督相續與養子制之精神的內容。亦漸喪失。於是家族制度之要素。逐日破壞。而家之爲物。終難存立。因之家中諸人。與其謂爲家族之一員。無寧謂其爲個人。加以近世民主主義之傳播。家人對於家長之服從心。極其衰微。成人之男子。逐漸獨立。女子亦多數覺醒。要求自己人格的獨立。此等獨立的傾向。實爲近世經濟上之個人主義的制度之完成之結果。

現時歐美諸國。家長的家族制度。已完全消滅。日本亦陷於同樣之狀態。而社會人士將舍舊家族制度。而入於新家族制度矣。所謂新家族制度者。以夫婦爲本位。以

婚姻關係爲主位。而爲共同生活體。較之大家族制度。頗爲薄弱。即夫婦與不能獨立之子女相結合。而爲消費之經濟之團體。殆無所謂家之觀念。家長權亦在若有若無之間耳。

於是發生一問題。即日本之家族制度。應維持乎。對於家族制度之瓦解。應如何乎。今尙有一部分人竭力維持家長制之家族制度。期達某種限度。而據吾人之觀察。關於國民之精神。及經濟生活之實際。大家族制。在歐美業已大破。日本亦將入於同一之漩渦。故家族制度之根據地。一隅崩壞。全局將輸。社會之人。將入於小家族制。殆爲不可免之事實。若僅由道德上之觀察。而不注意大勢之所趨。欲盡力維持家族制度。結局恐徒勞空想耳。現今歐美諸國。爲要求個人主義之澈底。而受小家族制之脅威。因婚姻關係之廢弛。而家族的結合。終不可能。日本此時。猶欲維持其家族制度。實爲時代的錯誤。況家族制度。是否與日本國民性相適。尙有研究之餘地乎。

日本賣淫制度之考察

母系制度衰敗後之女子。殆全爲男子之玩弄物。掠奪買賣。爲所欲爲。因之財產結婚。門閥結婚。落籍結婚。及政略結婚等。相繼成立。而所謂妻者。毫無自由意志。純以男子片面之作法。而爲強制配偶之奴隸。今之貴婦人中。雖衣裳齊整。實則不過一種之可憐虫耳。茲所謂賣淫婦者。即通俗所謂視同商品之女子。由男子得些須之代價。暫時以一身委之。而爲虛偽之生殖者也。據日本史籍之記述。歷叙其發生進化之徑路。賣淫攷者。即一夜妻之史論也。

『嗚呼賣淫國者。』乃往年他人嘲笑日本之標語也。然無論古今中外。斷無不賣淫之國家。徵之各國歷史。在二三千年以前。已有賣淫之事。日本在有史以前。既已行之。例如碧戶舞之名物女。在神前露出陰戶。從事跳舞。所謂天鈿女命者。與今之藝妓娼妓之二枚鑑扎相同。在天智天皇時代。(千二百五十年前。)有白拍子兼遊女之說

。即史乘所載之遊女是也。萬葉集之遊行女婦。至後世則稱爲遊女。遊行女婦者。即佐夫流兒是也。佐夫流兒者。即浮蕩女之意也。按萬葉集前半所載。有郎女。女郎。娘子。嬾子等說。即遊女之意。驟觀之。似爲後之學者。將淑女娘子等尊稱。加於賤業婦之身上。其實不然。蓋『色之女。』『小之女。』與男稱之『色之子。』『小之子』相對。要爲所愛之女之意。假使此二語爲尊敬之稱。則後世稱遊女曰君。若流之君。浮之君。立君。辻君。厨子君。格子君。遊君等之敬稱。均無足怪矣。鄙遊女爲賤業婦者。乃近世之事也。按萬葉集第二卷所載。有石川郎女。巨勢郎女。依羅娘子。坂上郎女。阿部郎女等。皆爲遊女之意。若證明其事實。則石川郎女。有久米禪師。大津皇等子多數之情夫。尙赴大伴宿彌田主家。實行賣淫。此非放浪之賣淫婦乎。據平民新聞所載。女子獨身生活之思想。適足以助成其賣淫行爲。奈良朝前後之遊行女婦。胥爲紳士閥之淫奔女。並無賤家所出。其賣淫也。非爲生活所迫。以接近名門權勢。爲無上之榮譽。並不以物品之報酬。爲惟一之目的。故石川郎女。乃獨身生活之人。并

無確定之夫。蓋純粹之遊行女婦也。

在此時代何以有賣淫婦之層出不窮乎。夫此種賣淫婦。並非發生於此時。在上代業已行之。惟其記錄不存在耳。男子專橫。以女子爲奴隸。待之如物品。而階級制度。因之成立。其一部之上級者。卑視勞役之結果。職業婦人。遂不能爲其所好。而淫奔女子。或不願服從強制之女子等。翻弄男子。以美貌詞藻爲招牌。而爲愉快之放縱生活。實爲當然之歸宿。由此時代。至鎌倉時代之社會道德。不屬於個人之婦人之放縱。殊無足責。而上流階級之以婦女爲遊戲物。實爲其重要之原因。當時遊行女婦。咸出於尊貴顯宦之門。

然則此時代果無因貧而賣淫者乎。男對於女。或贈以物品。或假以勞力。或買其歡心。或施以慰藉。其馴女也。若雄鷄之餌雌鷄。多方引誘。無微不至。即在男子專制時代。尚不失其習性。故下等之石川郎女。流蕩於各處。加以佛教流入。僧侶日多。禁止娼妻。而妾商賣之女。遂逐漸增多。因之一夜妻之發生。竟不能免。

遊行女婦。係由色之女小之女之汎稱名詞。一變而爲專門名詞。即浮浪的行商淫婦之義。至平安朝時代。遊女乃有一定之場所。而招待旅客。若川尻，江口，神崎，蟹島，室高砂等船舶。出入繁盛之地。有所謂流之君者。即船饅頭朝妻舟是也。然此時之遊女。並不咸集於渡津。凡都會及各地之驛站。莫不有若輩之足跡。當時之顯門貴紳。皆愛『流之君』。據松屋筆記之大江匡房之遊女記云。『比門連戶。人家絕無。娼女成羣。棹扁舟。着旅舶。以就枕席。聲遏溪雲。韻飄水風。經過之人。莫不忘家。洲蘆浪花。釣翁高客。舳艫相連。殆如無水。蓋天下第一之樂地也。……此皆俱尸羅之再誕。衣通姬之後身也。上自卿相。下及黎庶。莫不接牀第。而施慈愛。』又云『所得之物。謂之團手。均分之時。則恥心去。忿厲興。大小爭論。無異鬪亂。或裁絹之尺寸。或分米之斗升。莫不計較嚴刻。毫無假借。』其艷冶嬌態。頓然消失。爭奪貨物之鄙狀。可以知矣。

至是以籠絡異性播弄貴紳爲主之遊行女婦之正體。漸次喪失。而以報償物件爲主

。遂造成商品制度之基礎。換言之。使可憐少女之增加。即在此時代。

『流之君』之全盛。雖有種種之原因。要以當時上流風俗淫亂之所致。據伊勢物語。源氏物語所載。淫蕩淫靡。乃爲此時代之產物。故遊女迎合顯門貴紳之嗜好。詠歌舞曲。極其巧妙。而漸以賣淫爲專門之流之君之末路。一面以舞曲爲本位。並發生白拍子之賣淫婦矣。

自拍子者。舞妓之名稱也。其服裝尙白。佩大刀。侍酒席。助客興。爲特殊之職業。婦人而不能保其獨立。因醉客之要求。不得不爲一種之賣淫。故後鳥羽天皇之與龜菊。平清盛之與祇王祇女。源義經之與靜御前等。遂至發生關係。自拍子並未持久。至源平時代後。殆全廢滅。由是社會道德。略見進步。賣淫婦亦漸次減少矣。

自鎌倉時代以後。各省有所謂傀儡女者。(即宿場女郎)。盛行一時。此爲土娼(下等賣淫婦)之起源。而流之君白拍子之變形也。此種土娼發達之原因。有二種。一因有娼業專門之資本家。所謂長者是也。專以買賣女子爲事。二因戰敗者之遺族。爲

生計所迫。至於墮落。加以戰後經濟緊張。人情輕薄。賣女之徒。突見加多。故關西與鎌倉之交通頻繁。遂有種種之設備。藉慰途中之無聊。以助長其繁華。當此時代。全國各地之驛站。皆有賣淫婦女。東海道中之各驛站。自舞曲兼業之上妓。至飯盛兼業之下妓。應旅客之要求。而有充分之設備。其中接近鎌倉幕府相州之各驛站。如片瀨手越。黃瀨川。腰越。稻村个崎。大磯。小磯。宿河原。化裝坂等地。有關綽之娼家。以源賴家。工藤祐經。祐成等之關係。而手越之少將。黃瀨川之龜鶴。大磯之虎御前。愛壽諸名妓。遂聞名于後世矣。

在此時代。奴隸制度。稍見完備。長者（營娼業者）之權力極大。對於娼婦。壓迫頗酷。洎鎌倉幕府倒。相州各驛站。遂致衰微。日本全國各地之娼家。仍繼續維持其營業。其後亦無何等變化。徑足利時代。以至元龜天正之戰國時代。此處可特記者。由室町時代之前期。有湯屋風呂女。（湯女即澡堂內之女）以湯屋（即澡堂）為根據。散佈各地。實行賣淫。此種湯女。至明治初年。始行斷絕。至足利義晴時代。幕府新設

傾城局。頒佈取締遊女之新令。遊女須經官廳允許。每人年給十五串錢之稅捐。向來本無公娼私娼之別。在此時期。始有公娼之制度。由是公娼之遊女。日見低下。遂變爲劣等。而變態賣淫之男娼。遂至流行。夫男娼何以流行乎。蓋戰國時代。陣中嚴禁女子之侵入。遂伴美少年。使侍枕席。此種風習。竟傳播於鄉曲。

遊女經官廳允許。變爲公娼制度之後。其散住於都會各處者。至是乃聚集於一所。財運亨通。遊客衆多。天正十七年。新屋敷妓館。得官廳允許。而設於冷泉萬里小路。由是他人援以爲例。至慶長元和寬永之際。若江戶之吉原。京之島原。大阪之新町等。諸大遊廓。相繼成立。娼寮聚集一處。競爭之心。於是蠶起。爲吸收金錢。廣攬遊客計。乃以選拔遊女。爲第一要策。收買幼女。尤以有技能者爲尤物。于是較之足利末期之遊女。優美多矣。其後國家太平。買人甚難。而貧家美貌之幼女。遂以入選。其所有之技藝。自以書畫唱歌爲修養之大端。而育子亦爲必行之事。

幕府利用此集娼制度之遊廓。藉以爲捕獲叛逆或大盜之處所。至于江戶參勤之御

國侍等。以吉原爲發展性慾之遊興所。厥後大名鼎鼎之仙臺伊達綱宗。高田之榊原政元。名古屋之德川宗春等。亦聯袂往遊矣。此中仙臺君。戀三浦屋之高尾。尤爲顯著之事實。在武家專制時代。町人百姓。即偶觸小侍之刀鞘。亦斬無赦。而氏則願戀遊女。藐視一切。六十二萬石之大問題。遂付之若有若無之鄉矣。若在今日。則以爲損壞在上之威信。紊亂社會之秩序。政府當局。必有相當之處置。而當時爲遊女之故。娼寮主人。並未受何等之處分。（傳說高尾在舟中處斬。純屬子虛。）果何故乎。蓋當時之遊女。有絕對不可侵犯之大權威故也。推厥原因。男之性情。最好上淫。即王侯之妃。亦思嘗試。吉原之遊廓。在商略上利用此性情。遊女裝束。極其闊綽。使增長其權威。每敬稱此輩曰太夫樣。此君樣。其座席較遊客尤高。諺云。遊女不行禮。即對遊客不低頭之意。而傲慢尊大之態度。則極爲堅固。侮遊客曰買人。此種商略。盛行一時。都人士爲得遊女之歡心。不惜苦心焦思。冀萬一之不犯天顏。

吉原經火災以後。其假宅之營業。亦極其繁盛。此蓋由於遊客好奇心之所致。吉

原之娼妓極傲。無論何客。不合己意。則棄之弗顧。對於旗下御家人御國侍等之武士。特爲猛烈。貶勤番者曰淺黃裏。曰新五左。蔑視爲武左衛門。凡此種種。要皆爲一種之反感。卑賤之遊女。原在士農工商四階級之外。而能與權勢最大之武士共食寢。殊覺無理。亦至可厭。彼輩常藉武士之威力。欺壓庶民。於是反抗者主張民權。排斥武斷政治。因之彼輩權威。不能久續。而遊女墮落。遊客墮落。漸次普及。至寬政以後。京之島原。大阪之新町。及其他全國之各驛站。有藝能之遊女。均與娼婦無異矣。此恰與德川幕府漸次喪失其權勢。爲同一之徑路。

元和偃武後之太平。全國娼家。已臻極盛。而私娼之跋扈。亦甚流行。大阪之商家。置遊業女以應遊客。湯治場風呂屋（澡堂）之湯女。爲數更多。勸進歌。比丘尼。化爲丸太線。摘草餅。非其本職。戶外有嬌姬。辻君。夜鷹之類。水上若下關之手扣。大阪之冰宵。鳥羽之把針兼。江戶之船饅頭。兩館之鴈之字。吉原外之岡場所。金貓。銀貓。蹴轉。麥飯。鴨等。不下數十所。遊客絡繹。晝夜不絕。變態賣淫之若衆。

陰間。巨寬父。延寶。元祿。享保。諸時代。最爲橫行。

明治政府主張王政復古之大維新。奪取政權。當局諸人。唱導開港通商。輸入文化。擁護人權。至明治五年。類似奴隸買賣制度之娼妓解放。乃斷然實行。將向來之妓館。變爲貸座敷。營業娼妓。可自由轉徙。其實貸座敷仍無異舊時之牢獄。受資本主義者之橫暴。轉徙乃名目耳。至於自由廢業。更不容易。囚於牢獄。殊屬堪憐。近頃下級社會。生活困難。逐日增高。各種遊女。每年加多。輸出海外。亦不爲少。各地私娼。極其繁盛。手段名稱。各不相同。矢場女變爲銘酒屋。女圓助半助變爲大正藝者。高等內侍。變爲灰普洛。要求倍多。供給亦不少。無論警察廳及各府縣之警察部。如何設法撲滅。終無效果。

賣淫乃虛偽之生殖行爲。由人道問題上言之。可謂蹂躪人權。由個人道德上言之。可謂破壞廉恥。由社會風教上言之。可謂陋俗邪淫。由國民衛生上言之。可謂惡疾媒介。此種醜行爲之非道悖理。任何人均須承認者也。而古今中外之爲政者。施行種

種法則。欲圖滅絕。終無何等之效果。據某氏之言曰。『賣淫制度。成立之基礎。一因私有財產制度之確立。貧富之懸隔日甚。二因婦人之屈從是也。故現在之社會組織。若不為根本之革新。則豫防救治之策。無論如何周密。而賣淫業之存在。實為當然之結果。』今日除採取此說外。固別無善法也。

日本賣淫制度之考察

性民國本日之察觀學哲由

儒教與日本國民性

頁

老莊思想與日本國民性

頁

儒教與日本國民性

儒 日本國民。與其謂爲嚴重。毋寧謂爲輕浮。換言之。即豪爽是也。對於新奇。熱心模倣。其結果。往往拋却自己之特長。惟外國之新文明是務。及一旦覺悟。則向之與熱中崇拜者。一變而爲批判的。吸收消化。成爲自己之營養物。而排泄其他。是實日本祖先之遺風也。日本國民之態度。對於佛教如是。對於儒家亦如是。基督教無論矣。即對於其他種種之外來思想。亦莫不如是。且不得不如是。佛教與其他思想之關係。爲另一問題。至於儒教與日本國民性之關係。則就過去現在未來而一一考察之。

民 距今二千四百年以前。即有儒教之發生。迄今日已有種種之變遷。故儒教之不統性一。已爲一般學者所公認。儒教之變遷。大別之有四。即孔孟之原始儒教。漢唐之訓詁學。宋明之性理學。及清朝之攷據學是也。孔子孟子之思想。已不一致。其他可推而知。今對於以上四大變遷之特長。非本論之目的。姑暫置之。攷應神天皇十五年。

(晉武帝太康五年。西歷紀元後二八四年。)百濟使者阿直岐赴日本。翌年百濟之博士王仁又赴日本。獻論語十卷。千字文一卷。儒教傳於日本後。多數學者陸續來自三韓。儒。更直接與隋唐交通。流入日本。有如潮湧。儒學與各種文物。與日本以重大之影響者。即漢唐之訓詁學是也。宋明之性理學。在南北朝以後。始傳於日。爲德川時代文與明之基礎。清朝之攷據學。於德川中葉。傳於日本。在學界佔一部分之勢力。此等學日派。色彩互異。其影響自然不同。各學派一貫之精神。即儒教之大精神。對於日本。始終有一貫之影響。儒教之大精神。並非日本國民全然缺乏之物。亦非與日本國民性全然反對之物。其大體上已爲日本國民所有。惟無充分明確之概念耳。故與其他許多民思想。發生種種之衝突而漸同化。

性 日本國民由儒教所得最大之影響。即大義名分是也。例如聖德太子憲法十七條云。承詔必謹。君則天之。臣則地之。天覆地載。四時順行。萬氣得通。地欲覆天。則致壞耳。又云。國靡二君。民無兩主。率土兆民。以王爲主。實日本國體之大憲也。

且爲儒教之所負也。前者似易繫辭及管子。後者則根據禮記及孟子詩經等。其他十七條之內。有十二條由易，書，詩，左傳，論語，孝經，孟子採入。而加以管子如莊子，法家等之文。太子對於儒教學識之偉大。可以想見。太子以儒教爲材料。以發揮日教本固有之精神。故儒教之大義名分說。與日本國民性渾然融合。千餘年前。時代有隆與污。世運有盛衰。天日或薄。而此種大精神。勃然而興。和氣，清麿，折僧，道鏡之聲望。即其例也。大日本吏述其事曰。路豐永謂清麿曰。道鏡登於天位。吾有何面目事之。吾將與二三子從伯夷遊耳。清麿誓死不往。和氣公之氣節。凜然不可奪。固已足敬。而師友激勸。亦與有大力焉。大槻盤溪有詩云。自有嚴師路豐永。高風早學伯夷清。良非誣也。

性 當應神天皇時。百濟阿直岐赴日。以師事之。授太子以經典。博士王仁之赴日。即原因於是。太子學識之豐富。見識之超邁。一時無比。越十餘年高麗上表。有高麗王教日本國之句。太子大怒。亟裂其表。應神天皇崩。太子未即位。而讓其位於仁德

天皇。自己遂殺身成仁。壯烈之氣。昭示千古。蓋既負父帝之意。且以弟越兄。名分上大不可耳。與叔齊之讓國伯夷。事正相同。後世永戶義公讀伯夷傳。以弟越兄。悲儒爲藩主。遂傳其位於兄子。以成其志。其動機截然一致。此乃儒教名分說之影響也。教吾國易性革命。相習成風。孔子春秋大一統之精神。已不能充分實現。以革命絕與對爲非。故儒教對於湯武之革命。雖頗加非難。而此種正論之真意。究未能充分闡發。日。至孟子對於革命。則與孔子大相逕庭。日本萬世一系。孔子之大義名分論。完全實現。所應特別注意者。日本人之祖先。即學儒教。崇拜中國之風。排斥孟子之革命主義。孔子之說。取舍得宜。至可欽佩。

近時因某重大事件。日本國民頗感不安。如松浦先生之態度。實根據儒教之大義名分論。而有堅定不拔之精神。彼之修養。匪伊朝夕。故當非常之時。而能舉非常之效。降及今日。名分之觀念。漸見薄弱。日本國民觀先生之風。可不奮然興乎。

東海君子國者。日本之古稱也。有尊重禮儀之美風。由草昧時代。文化之發展。

逐見進步。禮儀之風俗。次第整頓。儒教重禮樂。日本在推古天皇時代。設冠位十二階。制定大寶令。即全係儒教之精神。冠婚喪祭。爲四大禮。德川末葉。以相當之禮法。律各人之行爲。儒教稱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吾國繁文縟禮。徒流於形式。孔子教之時。已歎其煩雜之弊矣。日本尊重禮儀。頗爲適宜。然至近年。漸有破壞之虞。殊與堪浩歎。從善如登。爲惡如崩。喜放縱亂雜。乃人情之弱點也。

日 義利之辨。儒教特爲重視。孔子云。見利思義。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至本 孟子闡發義利之辨。極爲森嚴。其見梁惠王一篇。詞嚴義正。讀之悚然。若專以功利國 教國民。即滔滔者惟功利之是務。不經手段。不論方法。損人利己。不奪不讓。國家民 幸福。果安在哉。故行動根於正義。利害顧及國民。即大學所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性 爲利者是也。

日本古時有尙義輕利之風。武士階級。每拋生命。成義名。例如淺野四十七士之復仇。即日本國民性之涵養。至於市井無賴之中。有所謂俠客者。雖釀成幾多之弊端

。而見義勇爲。倍受國民之尊敬。直江山城以執采配。握金錢爲不潔。殊美稱一時。又如屋羽打枯之浪士。歌謠曲。沿門求乞。以扇子受錢。而不以手觸之。諸如此類。儒不勝枚舉。

教 明治維新。二三先覺。鼓吹實利之學。一世之思想。爲之變動。拜金主義。於是與盛行。雖有放於利而行多怨。及不義而富且貴如浮雲之教訓。而重利已爲一般人之趨日向。貧乏士族。對於此遂如醉如狂矣。有錢則事事如意。黃金萬能。激烈宣傳。日本今日之風俗。已陷於上下交征利之境。此種暮風。恐無法挽回矣。

國 大學云。畜馬乘。不察鷄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家國士大夫以榮譽與俸祿爲民辱者。不與民爭利益之謂也。今則身任重職。視爲傳舍。博取巨利。有詢之者。則顯性左右而言他。自欺欺人。恬不爲恥。孟子云。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也。今則塗毒生靈。視爲無足輕重。而膺重賞者。仍軍人也。有手腕。有才幹之人。一旦登用。則爲所欲爲。舉世非笑而不顧。舉措失宜。人心離貳。睥睨一切。傲岸一世。惟利己之是

圖。不知正義爲何物。滔滔者天下皆是也。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乃爲儒教之真精神。而今則不復見矣。忠孝仁義之句。已爲日本青年不入耳之談。而現代之文藝。則認爲無上之經典。豈非至堪浩歎者乎。

老莊思想與日本國民性

日本嵯峨天皇遺詔曰。余昔不德。入忝帝位。夙夜兢兢。思濟黎庶。然天下者。聖人之大寶也。豈但愚戇微身之有哉。故以萬機之務。委於賢明。一林之風。素心所愛。思欲無位無號。詣山水而逍遙。無事無爲。玩琴書以澹泊。……此明帶老莊之趣味。當時吾國韓愈。排斥老佛。議論雖甚激烈。而予以充分之注意者。則在德川時代。其先曰儒佛。則老在其中。只云儒。則儒老混合矣。

日人空海留學吾國。有才學。能文章。不受韓柳之影響。而依六朝之文體。深知退之排佛。而退之不以爲意。奉佛骨表。奉陳謝文。一般風潮。因之而生。漢代儒教

興。與道教相混雜。唐李氏起。以老子爲先祖。奉以玄玄皇帝之號。頗重道教。而老莊之趣味。遂普及於一世。

宋興道學盛。與老佛爭。嫉老佛者。所在多有。然表面雖爭。而議論則不甚苛。儒道二教。社會上之立足點。各有不同。此爲吾國民族思想之表現。

該遺詔又云。人之死也。精亡形銷。魂無不之。故氣屬於天。體歸於地。今生不能有堯舜之德。死何用重國家之費。……儒老思想。活現紙上。此即我東亞之精神也。儒教攻擊老佛。以德川時代爲極烈。而在我華。好學深思之士。則合老佛而私學之。

在倫理的方面。雖已閉却。而在文學的方面。則不可缺。至於莊子殆人人必讀。若歸去來辭。若赤壁賦。皆其思想之表現者也。莊子有益於文學。老子雖未必然。而與莊子實有不可離之關係。以儒教爲體。以老莊爲用。則悠然自適矣。

德川時代之儒者。異端之書。幾全拋却。老莊之書。僅僅一讀。在吾國排斥老佛

。聲浪甚高。然在日本。道教之有無。則輕輕經過。實則吾國漢唐之儒。業已兼老。日本則以我之所兼者。而認爲儒教耳。佛教入日。聲勢頗盛。吾國新派一出。日本則汲汲輸入。

佛教在日。上下均奉。毫無容疑。有疑之者。則將受何等之制裁。盡力佛教。忽略莊老。可讀之書則讀之。至於人生觀。則不計及矣。

日本王朝時代。儒道並行。中國學與印度學相對立。吾國儒道不相爭。日本德川時代。排斥佛教。對於道教。並未異視。實則不承認道教之存在。此中日之異點也。吾國道教。與神仙有不可離之關係。日本求神仙的嗜好。比較的頗爲薄弱。雖讀老莊之書。亦與神仙無關。此亦日本對於老莊與吾國相異之點。老莊者。吾國所產生者也。其思想爲吾國所同化。其在日本。則略帶日本之趣味。讀老莊。讀列子。韓退之均無排斥之必要。在日本雖解虛無恬淡之說。而並無何等之影響。

日人賴山陽尙氣節。講莊子。聞父喪。則廢之。蘇東坡重氣節。讀莊子。嗜佛教

。幕府之末。尊王攘夷之輩。治朱子之學。研究陽明之學。而置身僧籍者甚多。陽明雖爲純儒。而有老佛之汎神教。志士不好朱子學。而有反抗的精神。然尊王論。則不變更。及明治之世。真宗僧侶島地默電氏講莊子。而拜阿彌陀矣。

老莊趣味。多帶洒脫氣。而努力研究其思想者甚少。在吾國以老莊思想爲日常生活。或爲道士。服特別之衣服。若日本則無之。至於思想。則爲佛教所蔽。而用於文學的方面矣。

由信仰上之觀察日本國民性

神道與日本國民性

佛教與日本國民性

神道與日本國民性

神道之信仰。爲釀成日本國民性之根基。日本固有之國民性。果發生神道之信仰乎。實際言之。猶鷄與卵之關係耳。其要領甚難得也。其間有種種之事情條件。即地理的影響。與其他歷史的及社會的事情。紛雜相互。而結因果的關係。此決非單純的日問題。然就大體上言之。大和民族之國民性。乃作出神道之信仰。故題曰神道與日本國民性者。即觀察神道時。國民性果表現如何之氣風乎。所謂神道云者。即原始神道國。而不受外國思想信仰之影響者也。然神道與外來之思想信仰相接觸。果受如何之影響乎。抑未受乎。果如何調和其氣風乎。抑未調和乎。此亦表示國民性之一材料也。今先爲大體之觀察。次爲行論之方法。而述其長短。並論其道德，感情，與理解性。在此等場合。未必即能區別。第一、有長所。同時即有短所。第二、有道德亦有感情。故確然劃分。殊感不便。

夫神道者。由宗教上言之。與現時之事。亦有關聯。而由佛教及其種宗教與思想之影響。所受容之神道。爲別一問題。在原始神道。謂有未來世觀念之存在。殆難確認。所謂「夜見之國」者。謂人死後所至之場所也。然而人死，究赴何處乎。彼處之狀態。果與現世之生活有異乎。均未有明白之表示。總之，舍現世而就未來世之極樂世界。殆不足憑信。現世以外之攷察。在原始神道。並不承認。此在日本國民性之一方面爲樂天的。他方面即國民攷慮之淺薄是也。就此二方面觀之。其根據處所。仍歸本於一。蓋風土之影響。使之然耳。生息於島國。與大陸國相較。殆無雄大之威壓的自。然與風光。規模狹小。風景可愛。深山大澤。終屬罕觀。故山川大神。不能顯靈於世人。既無類似燒炭之炎熱。亦無恰如地獄之痛苦。氣候溫和。適得其中。四季風情。頗爲優美。因島國孤立之結果。與其他土民雖偶有戰爭。而終局之勝利。仍歸日本。以視其他大陸國時受大敵之襲擊。殺親奪妻。擢子刺夫。舉全部落以臨戰陣。日本殆無此類悲慘之命運。大抵皆妻子俱樂部。共同生活。以完其天年。而至老死。何至對於

現世之事物。悉爲悲視。爲否定。將所有之希望。委諸未來世而有厭世的宗教與信仰乎。蓋其神道之信仰。皆快樂現世。滿足現世。祈禱現世之幸福。而生存於中和之境。由淺薄言之。誠淺薄耳。然而淺薄亦未必爲卑劣之智能。與其生活苦痛。何如注重樂天。滿足現世。故忽略來世矣。佛教輸入日本。教授未來世之教義。日本國民對之。僅與以知識的考慮。而與國民之內的生活。則無若干之交涉。佛教雖爲未來世之渡橋。而仍祈現世之福祉。未來教存於國民之間。乃在樹立後世之真宗之後耳。

本 神道之根本意義。即崇拜祖先。其要素雖有多種。而要以祖先爲中心。崇拜祖先在歷史上無論何種社會。均已存在。西洋人評日本人曰。喜怒哀樂。不現於面之國民也。感情之發達。不足之國民也。此乃皮相之談。實則日本人之喜怒哀樂。不現於面之原因。乃由於學問之修養。違反其真性之假面具耳。武士階級爲社會諸種之原動力。因武士道之修養。而有二次之性情。加以儒教之影響。遂使日本人無真情之表現。當儒教之影響。不甚激烈。武士道之發達。不甚隆盛之時。日本國民所表現之心與聲

。其如何富於感情。讀萬葉集可以知之。無論何人。莫不愛其父母。日本人感情之強盛。對於父母。尤爲深刻。生前愛我之父母。其死後猶事之如生。斯爲人子之至情。此種至情。爲崇拜祖先之起因。某派社會學者與宗教家謂崇拜祖先。乃野蠻人對於死神靈一種之恐怖觀念。然而日本則不然。因恐怖心。始奉祀父母之靈位。此種證據。實無所得。因生前愛護我。撫育我。故死後亦庇護我。救濟我。此奉祀父母之事所由盛行也。此純發於人子之情。別無道理之可言。洎社會文明日見進步。一般人士以爲與本其崇拜祖先。徒爲簡單之信仰。何如爲合理的崇拜。而得充實之利益。於是日本人對於父母及祖父母之愛慕。其感情日漸消滅矣。

民 次由祈禱心理。觀察日本之國民性。世界文明國家。其最缺乏公德心者。莫日本性。若。已爲一般之公論。今日由實際上對於公衆道德之訓練視之。與西洋諸國相比較。日本則遙爲卑劣。誠爲不可掩之事實。此乃社會上因種種之原因。無受此種訓練之機會之結果。若謂日本民族爲生成之利己。在神道上并不承認。即觀察神道所行之祈禱

。莫不爲國家的。社會的也。爲國家而祈禱。爲社會而祈禱。至於爲個人而祈禱之場。合。可謂絕無。以之與耶穌教佛教相比較。則大異其趣。今日耶穌教佛教爲國家爲社會。無論如何調和或保存。而其根本原理。則爲個人的。耶穌教所重者。博愛也。其實欲受神之恩寵。爲未來世生於天國之一手段。所以實行博愛主義。然而博愛亦非其終局之目的。其真正之目的。仍爲自己未來之幸福。即在佛教。無論現在如何爲國家主義。與忠君愛國。此不過爲後世之一變裝。而由其本來面目言之。蓋欲脫現世之苦海。求來世之安樂。乃爲其終極之目的。皆以自己爲本位者也。

國 神道之祈禱。其直接所祈禱之事。即其目的。國民所祈禱於神者。悉爲國家。悉民爲社會。爲國家而祈禱五穀之豐登。曰祈年祭。祈禱朝廷之興隆。與昭代之平安。曰春日祭。以及廣瀨大忌祭。與天皇，朝廷，君臣，百官晝夜所守之平野祭。並有久度古開之祭。月次祭。大祓道饗祭等。胥爲民衆而祈禱。免炭害。去疾病。無不爲公衆。爲國家。若爲自身一生之幸福而祈禱者。殆不一見。

日本國民重實行。不重理由。其所思之處。即其所信之處。故對於事物。恆不發生疑問。在日本有所謂成立宗教者。即不以自然之信仰爲滿足。而人爲的作成之宗教不發生。至後世崇拜祖先之理由。亦存在於茲。故一方面極樂觀的。而有萬事淺薄之弊。後世神道學者之所喋喋者。謂古之神道。決無深遠困難之事。乃極單純者也。所謂單純云者。非無價值之謂。立巧妙的論理。縱能戰勝他宗。而自身不能以絕對安心信仰之宗教。與不知理由只以中心所信仰者相較。二者果孰優孰劣乎。不能輕輕論斷。宗教者。信仰也。非理論也。無論如何進步。如何向上。要皆以信仰爲立足點。若失信仰。則任立如何之理由。而已非宗教矣。信宗教者。每以他派爲迷信。蓋不知鳥之雌雄矣。要之。神道者。單純者也。若由惡之方面言之。則日本民族之淺薄。不求徹底之點生矣。日本之無大發明。亦因外部之刺激不足。與易滿足之性質而來者也。若由善之方面言之。則輕快淡泊。爽直之點也。從來國民對於長上之服從。無論在善之意義。或惡之意義。皆由是而生。日本歷史上無如他國之殘忍酷薄之事例者。

亦由是而起。此仍爲風土與環境上之影響之所致也。

以同一方法考察之。所謂自然的者。即神果爲何物乎。神之性質。多與普通人相類似。神與人相比較。亦注意其在家之子女。乃爲顯著之事實。雖謂之神。並無特別之理想。仍與人類有同一之情緒。其間並不以人爲的考察。而加以修正。僅就其傳來與者。而信之不疑者也。

由道德方面言之。亦無嚴格的考慮。日本復古學派諸人。謂日本上代不尙理論。主張倫常。燦然大備。然而行之自然。固無妨碍。若不出諸口。各人皆能辨倫常善惡之批判。則不得其當。

重清淨者。亦表現於神道之日本國民性之特色也。神道最忌污穢。在「天津罪」性「國津害」之罪惡觀中。有所謂故意妨害農業者。有所謂對於動物有不仁之行爲者。又有屬於穢者也。人類由中心所犯之惡行。與自然所被之污穢。殆可同一看之者。因上古人樸素故也。而其重視污穢。可以知之矣。古神道中。如六月十二月兩次大祓。爲

神事中重要之一。此皆以神之威靈。掃滅人類之罪與穢爲目的。所謂祓者。後世只存其形式。夫接近污穢。原須急赴河中或海邊。清潔身體。然後始能安心祭神之時。本無接觸污穢之理由。一旦犯之。則急須洗滌。即在今日。猶嚴格奉行。然在耶穌教佛道教。則並無此事。日本人之好清淨。乃與生俱來。其對於神社神事皆尙白色。即係同一的理由。社殿必以白木造之。祭服亦必以白色爲之。（現今有種種之色別。實因位階規定以後。始有此區別之制度。）幣帛亦不染色。棉布亦爲本色。

日本國民性情之快活。亦爲現於神道祭祀之一特色。若云宗教。概連想及於陰鬱。而嚴重之感觸伴之。否則充滿哀愁的氣分。實爲普通之事實。然而神道者。光明者。民也。莊重者也。非陰鬱者也。若入佛教之堂。則趣味大異。祭祀所用之樂器。亦不似佛教之悲悽。而充溢活潑奮發之氣。就中其特色之最著者。即祭神所用之酒是也。酒之性質。茲不必述。而以酒爲必須品。即可徵日本國民性之極其快活。在神前所讀之祝詞。亦極爽捷明快。與佛教之談經聲明。大不相同。此蓋因日本國民爲現世主義樂

天主教之故耳。又如祝詞式之出雲國造神賀詞。所表現之國體之形容。與大祓詞天津神所表現之罪之形容。極其雄渾有趣。祈年祭之祝詞中。若天照大神之國土平定。異族克服等祈禱之條。極其生發開展。此皆日本國民性快活之結晶也。

道 日本國民性。一方爲生發開展。一方爲保守固執。若重秩序。祀祖先。皆保守懷古之所表現。其崇拜祖先之真摯。雖有儒，佛，耶諸教之侵入。而其國民之保守性。日則毫不衰減。重家族。尙名譽。忠君愛國。亦皆與崇拜祖先之觀念。有不可離之關係。本。武士身臨戰陣。視生命如鴻毛。亦以不辱祖先。宣揚家聲。爲其主要之目的。

國 由神道之沿革上觀之。日本之國民性。極其融和。至於宗教的信仰。則排他的心理甚盛。相接觸時。滅絕他人乎。已受排斥乎。滿腹狐疑。天君之戰端起矣。試讀耶穌教之歷史。莫不如是。而神道則大不然。由我國赴日之儒教道教以及佛教。皆與日本之神道相混合。尤以我國之陰陽五行說。讖緯說等。與日本神道結密接之關係。在我國所崇祀之各神。在日本並不受排斥。於某種範圍內。且受相當之信仰。至於佛教

佛 因本地垂迹之關係。殆同一視之。而佛教之天部諸神等。胥與日本神祇爲伍。受同樣之崇拜。本迹之說。在一般之信仰界。有絕大之勢力。即爲日本國民性之不拘泥。尙調和之表示。但此種表示。果善歟惡歟。則爲別一問題矣。

教 要之。由神道範圍之觀察點觀之。日本國民性之大體。可以測知。國民之所考慮者。乃現世的。樂觀的。故有淺薄之事。爲淡泊的。故有不拘泥尙調和之事。故有疏理論重情感之事。其考慮爲自然的。情之所感。即信之而不疑。萬事率直。多保守懷古。由道德言之。公共之事。爲其主要之目的。此中有長。亦復有短。有美點亦復有缺點。方面不同。性情則一。其間有爲現時日人所肯定者。亦有發生變化者。至於已亡或將亡之優點。則復古之舉。日人所不得不努力者也。

佛教與日本國民性

日本人果爲理解宗教之國民乎。此等問題。無討論之必要。一部分學者謂日本古

時國民性之特色中。爲現實的。爲樂天的。每以此爲足誇。殊不知無論何種民族。在太古時代。莫不爲現實的。樂天的。及人文發達。遂有高深之價值。而樸實的現實主義。與樂天思想。竟爲淺薄的事實。據吾人之觀察。最高深之處。非國民性之足誇者。佛乎。尙清淨。重模倣。乃日本人之特色。而根本的考察。則日本之國民。由宗教而成。立。殆無容疑。日本古事記所載之神話也。迷信也。雖能爲相當之參考。而其最重要者。即天勅爲天孫降臨傳說之中心。而存於天照大神與天孫之胸。胸間刻有天壤無窮。此種信念。日本國民。莫不知之。無論在天照大神或天孫。皆爲絕對之物。其表現者。即天勅也。發而有日本民族之傳統的精神者也。日本民族之根底。即以此種信念爲根據地者也。故日本民性之基本的素質。所以得稱爲宗教的也。國民個人對於此。有自覺者。亦有不然者。而國民全體。或按之論理。或者諸歷史。殆皆有此種信念。且實際向順逆兩境。努力進行。然則日本人之爲理解宗教之國民。已有確證矣。

於是日本人果否有攝取佛教之能力之問題生矣。關於此問題。又有一部分學者之

贊成論。以爲日本人無論對於何種宗教。何種教學。皆能攝取。且有使之變爲日本化之偉力。此種思想。在過去歷史之說明。已有相當之理由。然而將來亦不能斷定其必然。日本之自然與文化。無論何物。皆使之如此。換言之。無論何物。與此種之自然與文化相接觸時。則自然變爲此種形體。日本有感化力。亦有一面之真理。儒教之禪讓放伐。日本人則極端反對。認爲過激思想。或謂應由日本固有之力而使之日本化。日改造爲日本的儒教。若由儒教之立足地言之。其本來之性質。毫未喪失。惟入日本以後。與日本之自然及文化相同化。而造成今日之形體。此不過爲儒教之一變態耳。近來交通便利。日本文化。與各國均有關聯。故感化之力。漸見薄弱。同化之必要。亦不得不減少。日本人特殊之觀察。每謂神道者。固有之思想也。儒教者。外來之思想也。此種態度。不得不改。無論爲佛教。爲基督教。將所有之教學。胥認爲自身之實利。而不加以光明正大之研究。長此以往。則日本之國民性。將不能得正確之研討。一言以蔽之曰。向來之自大思想。宜根本掃除。以公平之態度。研究過去現在之教學。

。而得其實相。以貢諸將來。

然則佛教與日本之國民性。果有如何之關係乎。一部分論者。謂佛教者。乃外來佛之思想。因日本偉大之感化力。而與日本國民性相融合者也。此蓋只知日本之國民性。有感化力。而忘却其他之有同化力矣。夫拋却固有者。而不能不知新來者之有革新向上性。此爲應有之記憶。但同時以佛教爲立足點觀之。佛教亦有偉大之同化力。進而與日本國民性相同化者也。尤以將其固有之思想信仰。宣傳於日本國民性。使之傾聽而感化之者也。試將日本施與佛教之感化力。及佛教施與日本之感化力。而比較其質與量。不可不有光明正大之考察。阿固不可。曲亦不能。

欲知佛教與日本國民性之關係。不可不知佛教之本質。所謂佛教者。何也。其根本問題。茲不暇論。要之。佛教者。非單純之宗教。Religion 不可不知。而世人則率爾稱之曰。佛教者。宗教者。此所以爲釀成各種誤解之基也。佛教之內容。有哲學。亦有宗教。簡稱之乃一種之教學耳。以此教學與國民或國性之概念相結合。而加以

論斷。當然分論理的佛教與歷史的佛教。而爲兩種之考察。所謂論理的佛教者。即佛教之哲學。乃根本原理是也。其立足點。對於全人類。有普通妥當性之力。對於各民族。各民族。有平等生活之力。據佛教自身之教學的說明。佛教者。乃全法界之生命也。光明也。而其文化的價值。不但有賦與人類之使命。即對於自然界。亦莫不被其光澤。誠可謂之具真理之太陽也。空氣也。既不能謂其生於印度。即爲純粹之印度思想。亦不能謂其爲單純之東洋思想。實應全人類之要求。任何種民性均不能不依之爲生命者也。故佛教自達磨阿育大帝於西歷紀元前三世紀時。遊歷世界。宣傳佛教。遂脫離印度之故地。而佛教變爲世界的教學矣。婆羅門教與日本之神道教相同。其脫離國土也。乃喪失意義之性質。而非世界的教宗。佛教之哲學。實超越任何物以上。其根本原理。無論對於何種國民。皆得同化或感化之者也。換言之。即佛教之論理的特質。誠超越一切且生活一切者也。至於物之區分。或排斥。或爭鬪。皆非佛教之理想。今考察日本之國家及民性。與此種理想之關係。則佛教之理想。確實毫無損益。而

其固有之本義與特色。仍舊存在。迴顧日本民性之歷史。與佛教論理的價值之關係。由上古至近代。則逐漸深入。

所謂歷史佛教者。即以印度所表現之釋尊之人格。及其教化爲出發點。而考察二千五百年間教學之歷史之內容是也。由佛教之專門的見地論之。前述之論理的佛教。與其理想不必只爲東洋的或世界人類的妥當之真理。而對於地球之衡星如月之世界。及日屬於太陽系之一切之星之世界。乃至不屬於吾等之一切之天體系統之世界。皆有普遍妥當之真理。由此推之。此種佛教過于空漠。與吾人果無何等之交涉乎。若實際考察之。吾人皆由歷史的佛教之啟導而得之信念也。此種信念。即爲論理的佛教之實際的民本質。故決非不可捕捉之空漠。一面爲理想的。同時且爲現實的。一面爲論理的。同時且爲實際的也。根據此理由。論理的佛教。與歷史的佛教。全然一致。

所謂歷史的佛教者。即人類歷史所揭示之佛教之痕跡也。故或大或小。或深或淺。其流傳之地域不同。時代互異。莫不有佛教種種之足跡。關於此等。無暇細述。而

佛教傳於日本。敢發日本之民性。造成日本的佛教。此爲歷史的佛教在日本之特色。此即日本文化之太祖。又爲日本佛教之高祖。此不得不贊仰聖德太子之偉助。太子制定憲法。共十七條。以固有之國民的信念爲始。而憲章則付諸文字。立一君萬臣之教。大本。以昭示大和民族萬古不易之精神的洪範。此爲日本國民所共知之偉助。而東大寺之建立。即根據於護國之思想。傳教大師曰。鎮護國家。弘法大師曰。教王護國。日榮西禪師曰。興禪護國。親鸞聖人曰。真俗二諦。日蓮上人曰。立正安國。無論在何本時代。出何聖賢。其所唱導者。莫不以國家民性爲核心。此種問題。無詳說之必要。但不能不急爲聲明者有二事。(一)按照一部分佛教徒之所考察。日本之佛教。絕對的爲國家爲國民。而有不可須臾離之性質。(二)佛教之爲國家的。係日本民性所使之然性。而非佛教本來之性質。此亦一部分學者之所考察也。

由大乘佛教之見地言之。國家觀念之微著。並非絕對之物。乃人類思想之過程也。更進一步論之。如一部分學者之所云。佛教赴日本前。並無國家主義之說。殊欠稽

妥。夫佛教注重國家。尤重國王。國王之所欲。及臣民對於國王應守之大道。均有相當之教訓。若仁王般若經。及金光明最勝王經。關於此問題。有特別之教典。若心地佛觀經。謂吾人有可報之恩四。而國恩居其一。此固夫人而知之者矣。更有大乘小乘諸教種之本生譚。可以檢查。其原始的本生譚之尸毘王與鹿王譚。不必言矣。僅討究其發展的本生譚之大乘經典中所表現之諸種譬喻。及此種問題之關係思想。由此道訓之。日歷史上之具體化觀之。或由歷史的證明之。印度達磨阿育大帝之治績。可認為適當。本又據一部分佛教學者謂。佛教者。由國家國民不能向外移動一步者也。此大誤矣。國。過去之佛教徒。決無如是之攷慮。聖德太子之憲法。關於此點。已有明白之表示。民。憲法第二條云。「四生之終歸。萬國之極宗」。其理想高尚。萬事萬物。俱應平等進行性。所謂萬國之極宗者。即萬國的 *International* 理想也。所謂四生之終歸者。即生物共歸之理想也。立於萬法一如 *all is one* 之理想。果何物乎。在此理想之前。無論何物。皆不可不平等者也。以此至高理想為確說。為日本民性可永久依賴之教者。即憲

法第二條也。而憲法第三條云。民性之歸着。爲奠定國家之中心。聖德太子十七條憲法之第三章。確定國民性。第二章確定人類共通之至高理想。兩者有不可離之關係。佛聖德太子以後各時代之前聖後賢。關於此點。其揆一也。日蓮上人乃真正愛國之人也。故以鎌倉之官僚爲對手。而不辭一戰。其性格之圓滿。實爲法然上人。在小松谷受教家官僚之迫害。仍念佛不止。處之泰然矣。無論親鸞聖人。道元禪師。傳教大師。日明惠上人。皆對於國民生活爲進一步之批判指導者也。即在現實生活以上。爲世界的本大觀者也。在此別有天地之處。乃聖賢之所以爲聖賢也。故古聖前賢。一面爲從順的國民。而忠心實行國民道德。一面則多所畏懼。對於天皇而立於師之地位。教授斯道。無所顧慮。由是觀之。佛教之性質。既與國家國民之性質。完全調和。又批判指導而立於高大之地位。

然則佛教對於日本之國民性。果有何等直接之感化乎。試立具體的順序。可以知矣。惟今無細說之餘裕。此等感化。今日猶滔滔爲一大變化。有與將來合論之必要。

亦姑置之。而佛教思想對於日本之國民性。果有如何強度之感化乎。試一言之。

日本國民淡於物事歟。有冷熱急變性歟。觀其與佛教之無相主義。關係之厚。可佛以知矣。其好潔也。其善惡觀念之敏銳也。亦因佛教之關係。使之然也。此種瑣屑間教題。爲研究國民性根本之一。在佛教的信仰中。所謂生死輪迴因果報應是也。在諸種思想中。此二個思想。有重大之關係。此等思想。即樸素的樂天家是也。對於日本民族之現實主義與以深廣的世界觀。及人生觀。此日本民族在教學的爲哲學者。宗教者本之理由也。由個人與國家或國家與世界之平面生活。更加以宿世來生。吾人之祖先。國始有一個之立體的。而完成其哲學與宗教。其得至於斯者。皆國民之肉與血也。統括民所有之固有之意義。爾後之國民生活。始能統一。

性

佛 教 與 日 本 國 民 性

由藝術觀察之日本國民性

由音樂觀察之日本國民性

由美術觀察之日本國民性

由音樂觀察之日本國民性

日本音樂。有貴族音樂。與民衆音樂二種。

吾之所謂貴族音樂者。指宮廷及武士之音樂也。民衆音樂者。指都會與田園（農工商在內）之音樂也。

日本太古。在民謠方面。有純一之歌謠。即民衆音樂是也。故記錄所存之上古樂。雖以貴族音樂爲主。而民衆音樂。亦決不爲少。

此等上古之音樂。純屬靜的。明白表示日本國民性特質之優美。

景行記日本式尊天皇崩御時之歌曰

「不赴千島濱而赴磯」。

此即表示日本國民臨國喪時悲哀之歌也。可以知其傾向矣。

更觀日本紀之童謠。即可知古代民衆音樂之一斑。茲試舉一例。

「快樂彈琴。而聽於島之藪原」。

由是觀之。安閒也。明朗也。溫晴也。已充滿於日本之古代矣。

日本之貴族音樂。在桓武天皇時業已大成。故其發展也。有宗教之儀式。試舉日本神社所用之神樂以證之。

「深山深山將下霰。外山又見色出現。」此曲在神前燒火時歌之。乃宗教之音樂也。由是而橫笛，簞，篳，笙和，琴笏，拍子等樂器。因之勃興矣。

此等管絃樂今日宮內省之伶人仍習之。日本大和民族之優雅氣質。存於是矣。

此時與神樂共行者。有催馬樂。催馬樂者。亦宮廷貴族間之歌謠也。神樂由聲樂，器樂，及舞而成。若催馬樂則爲純正之音樂而無舞。

日本古代音樂。沈靜典雅。帶自然之美味。日本人情美之豐富。可以窺知。

催馬樂之「東屋」曲有云。

「有馬蝗絆。有戶尺度。吾人在其殿戶。喁喁私語。開門而來者。我妻也。」此何等細膩。而有胆有情之國民性。由是畢露矣。

此曲與意大利之小夜樂略同。意大利人爲富於感情之國民。而日本國民亦最富於感情者也。故關於組織的理智的方面。爲日本國民性最大之缺點。

由音樂方面觀察之。在鎌倉時代。日本國民性已漸有擴充爲大陸的趨勢。

此即由謠曲之勃興之所致也。彼時之謠曲。不過二百號。由鎌倉時代所創作之謠曲。則達二千號以上。

謠曲由社會各方面所搜集之材料。範圍甚廣。而謠曲之言語。係由當時自由之高等口語體而成。其歌之部分。由奇麗之美文而成。

謠曲顯示壯大之美。乃力之藝術也。由鍛鍊之美文而書之者也。雖有時以嫉妬或殺人爲材料。決不至引起人之惡感。或有時描寫戀愛。亦決不至挑撥肉慾。

謠曲將人生之姿態。爲象徵的劇化。尤足爲日本國民性有藝術的證明。實物不能

即爲藝術。實感亦不能即爲藝術。然則藝術者。必有象徵化者也。

日本往時之歌舞伎劇。不用茶碗之實物。而用他物以表現之。至於謠曲。則不用茶碗。而將飲茶姿態。爲藝術的表現。凡觀謠曲之「道成寺」者。即無石階。而一步一步攀登。宛與石階相等。此即象徵的藝術之極致也。

謠曲有事物之象徵化。即將藝術化巧妙現出是也。日本國民性中之藝術的要素。自古已極爲發達。由是點可以知之。

謠曲在武家時代。爲惟一之莊重之音樂。在此時代之末。傳來之三味線與三絃樂及箏曲等。而與德川三百年之和平時代相醇化。今日所存者。猶爲分科的發達。

三絃樂最初爲組歌小唄。其後漸變爲民衆音樂。推行甚廣。而其影響竟及於箏曲界。

箏曲者。以京都之八橋檢校爲始。由生田檢校而成清靜雅趣之箏曲。遂有三絃樂之優點。箏曲之長。乃王朝趣味之結晶。優美典雅。將日本之國民性。充分表現。

三絃樂之發達。實爲上方唄。更與淨琉璃以多之大感化。

淨琉璃者。據傳說所載。即織田信長（又豐臣秀吉）之侍女小野通是也。曾作三河國矢矧之宿之長者之女淨琉璃之小說。此爲淨琉璃之起源。

自三絃樂用於淨琉璃之後。而上方有根柢之藝術。遂告成功。

義太夫節者。即大阪之才子義太夫所創造者也。此與泥人戲之發達。及天才近松門左衛門並其他戲曲家之輩出相表裏。而藝術味之濃艷。遂日臻隆盛。

義太夫節所表現之日本國民性。極深於情愛。乃情的生活之苦悶者也。至於忠孝之思想。與自然美之表現。亦混合其中。其主要者。即情之苦也。

日本古代之國民。頗富於義理之感。故義理與人情衝突時。則情的生活。立即破壞。有因之而捐棄生命者。

近松由美且悲痛之心中。傳其消息。彼將情的生活之破綻。由宗教的意義之男女同等之死而解決之。浮世人情之破綻。須由來生一連託生之佛教的思想救濟之。

淨琉璃表現國民性之濃厚。同時表現宗教心之深邃。

日本島國。原無音樂足爲文化之母。古代之宗教樂。實印度中國之唐樂。與輸入之高麗樂。變爲日本國民化而大成者也。近世之日本國樂。亦輸入三味絃。模倣之。獨創之。而終入于醇化之境者也。

三味線係由海外輸入之樂器。今日遂有「語」之方面。與「唄」之方面。數十派之發達。觀日本過去之國民樂。而知可驚之消化力與美化力即隱寓于國民性之中矣。

貴族音樂爲靜的藝術。即管絃樂謠曲及箏曲是也。民衆音樂爲動的藝術。即淨琉璃之三絃樂是也。

前者有優美典雅之致。後者饒痛切情趣之風。

德川幕府以江戶爲根據。建設都會。與向來之上方文化。其素質完全不同。而江戶之文化。於是成立。

江戶藝術最足誇者。即音樂也。音樂之中。尤以聲樂爲特出。

江戶音樂爲粗大之線。而上方音樂則爲柔細之線。前者有急雨之趣。後者有驟雨之勢。

先由「唄」方面之貴族的藝術言之。在京都僻靜之巷。所養育之生田一流。若來江戶。則變爲山田流矣。生田流者。以手琴即以器樂爲主之音樂也。山田流者。以唄物即以聲樂爲主之音樂也。

即上方唄沉靜古雅。而來江戶後。則變爲有霸氣之華麗矣。

勇氣爲日本國民性之一特質。而武士氣質。完全表現於江戶音樂。

更就「語」方面之民衆的藝術言之。江戶音樂之發達。殊爲可驚。其分歧的發展。殆爲世界各國之音樂史所罕見。

即淨琉璃系統之「語」方面之民衆音樂。在上方有義太夫節。一中節。及其他少許。而來江戶後。則有薩摩節。土佐節。肥前節。大薩摩節。江戶節。河東節。豐後節。常盤津節。富本節。清元節。新內節。以上十餘種之新樣式。各有特殊之聲

樂味。

此等江戶之民衆藝術。與其謂爲起自古代。無寧謂爲發生於後日。音之高低。變化特甚。而由美學上之見地觀之。則爲藝術的墜落。

此等聲樂之中。亦有太久遠而消失者。亦有因敗壞風俗由幕府禁止演奏者。如豐後節是也。至於常盤津。爲豐後節之變形。今日猶流傳於街巷。而富本，清元，新內等。亦稍有變化。現在亦得見其影面。大薩摩之一部。今日仍得於戲劇波幕之前聞之。

然則江戶之民衆音樂所表現之日本國民性。果如何乎。

大薩摩節有單純而且勇壯之國民的氣風。在戲劇演奏之大薩摩。打破國民座語之習慣。而尙立談。此爲形式上之革命。

在河東節所見者。滋味也。此樂發源於京都。而流傳於江戶。與一中節之溫雅相比較。又大異其趣。

常盤津節，富本節，清元節，新內節等。將國民性之一要素。完全表現。所謂江戶兒型之氣質是也。

有此等國民性之要素者。在世界各國。殆難發見之特性也。

所謂「粹」歟。「意氣」歟。「決心」歟。「遊俠」歟。「附着」歟。「俠氣」歟等國民之氣分，氣質，與氣風。在江戶民衆音樂中。則爲特筆。研究世界文化史者。所不可置諸等閑者也。

此外加以淡泊，豪放，澁味諸要素。而渾然之江戶音樂。於是大成。

在上方所作之淨瑠璃「梅川」。不以戀之運命爲限。在江戶所作之清元「神田祭」。而有祭之清調。

又如富本之俗謠。極爲美艷。新內之豪放。至爲可親。

惟江戶之民衆藝術。帶惟美主義之傾向。而其題材之中心點。偏於狹隘。未能深入。此種內容之缺陷。殆不可掩。

江戸時代之末期。發現歌澤。

歌澤者。進動緩柔之音樂也。在日本聲樂中。頗爲巧緻。惟因時代之關係。則爲無力。

歌澤有頹廢之氣分。所以爲江戸末期之聲。

明治以後。洋樂輸入。學校軍隊之唱歌。率以洋樂爲基調。音樂學校教授洋樂。新式樂人。於焉輩出。聲樂器樂。行將斷絕。海外音樂。盛行模倣矣。

然而日本政府對於音樂。至今猶無保護獎勵之法。因之富有價值之日本國樂。因名人之老去。而過去國民之聲。遂有沒落之感。日政府所設立之音樂學校。久操於德人之手。教授德國古樂。於適應新時代之音樂。尙未顧及。故對於新時代之國民文化。亦尙未注意。

此等趨勢。實爲日本國民之不幸。今日依然繼續。

而建設新國民樂。原所以表現新時代之國民性。尙有一部分國民。研究音樂文化。

日本國民保存其過去之貴族音樂及民衆音樂。而注以新時代之音樂。以成立新音樂。而表現日本之新國民性。

由美術觀察之日本國民性

美術者。一國文明之開花者也。而一國之文化。以國民性爲背影。始發其光輝者也。環顧過去一國之文化。皆國民性之表現。而詳細觀察。仍爲一部分的。所謂貴族一部之文化是也。大多數人則未參與其餘澤。此不得謂之一國之文化。當古代貴族政治盛行之日。民間並無何等文化之足云。然雖爲貴族獨擅之一小部分之文化。仍不失爲一國文化之徑路。以此等文化爲根柢。漸及於下級文化之開發。

吾人入社會之漩渦。而觀察各種文化之傾向。果何種文化適應於國民性乎。不能明瞭之點。殊爲不鮮。例如繪畫。日本畫與油畫對立。若由少年人視之。油畫非適於日本國民性者乎。而由中年以上之人視之。則仍以日本畫爲最堪寶貴。總之。重西洋

思想者。多好西洋畫。中年以上之人。則多好日本畫。吾人爲避免偏於一方之趣味起見。由日本國民全體上而考察其文化與趣味之傾向。

雖曰日本畫適於日本國民性。而有中國之學問存於其中。長於詩文者。曰南畫爲優。或曰美人畫甚佳。由是觀之。各人之主張。各自不同。難得結果。溯之過去。可以知當時文化之變遷。與藝術之變化。而對於現時渾沌之社會。考察其藝術界。其間或有一線之光明。日本之國民性。如何表現於美術。觀此亦可以知之。世人亦可藉此得知日本古代之變遷。

日本者。美術國也。爲人人所誇稱者也。而實際思之。日本固有之藝術。無一足爲日本民族所詡者。日本受大陸之影響者也。送大陸文明之餘蔭。開發日本。藝術亦臻於興隆之氣運。日本藝術之開展。已一千三百餘年。其間經過幾多之變遷。產生幾多之名家。優秀之藝術品。殊爲不少。然爲日本所獨創者。殆無其一。乃皆由大陸之影響。而移植於日本者也。然雖以大陸爲模範。而全部改爲日本之趣味。適於日本

之風俗。換言之。由大陸所受之文化。而變爲日本化。消化外國之文化。而發揮日本之特色者也。然雖同受大陸之影響。若朝鮮則吸收中國之文明。而未能爲本國化。此即日本與朝鮮根本的不同。而日本文化所以逐漸繁榮。朝鮮文化迄無獨立之光也。由是可知日本國民性之發露。在藝術方面。與中國大陸。全然相異。而有別種之趣味。

考日本最古之藝術品。即推古朝之藝術是也。當中國六朝時代。其藝術經過朝鮮。輸入日本。此全由於聖德太子之偉力。西歷一千九百二十一年。尙舉行一千三百年祭。彼時盡力吸收大陸之文明。變爲日本化。開日本今日富強之基。追本溯源。不能不歸功於聖德太子能搜集世界之智識。

日本文明之變化。當明治維新之時。非受歐美文明之影響而變化者。乃全然爲大陸文明化者也。今試考當時之遺物。即奈良之法隆寺及其寶物。頗爲盛觀。

奈良朝時代所謂天平之時。無論何人。均知其盛大。凡旅行奈良附近者。目觀當時之建築彫刻。莫不驚爲非常之發達。此乃唐朝之文明。輸入於日本。而確定日本文

明之基礎。故其服裝也。建築也。及日常生活也。無一非模倣中國式。於是中國思想。對於日本。遂爲充分之支配。然此不過當時宮廷之一部。而未及於日本國民之全體。試觀其鄉鄙。仍爲未開化之國民。而此一部之文化。實爲後代發達之根基。

吸收大陸文明固已。而其間適應於日本國民者。發生種種變化。不可不特別注意。至平安朝遂有日本國民之自覺。日本特有之文化。始因之而生。此誠日本文化之所以可貴。而得消化大陸文明之精神者也。

至藤原時代。乃有日本特有之文學。即在藝術。爲日本向來所未見者。亦由是而出。至鎌倉時代。已臻大成。由是觀之。日本文化之基礎。雖發源於推古，奈良。而變爲純日本化。而發揮日本特別之神精者。則爲平安，鎌倉。

在鎌倉時代。已及於貴族以外。其文化之程度。較之前時代。已大見擴張。蓋平安時代爲宮廷及縉紳之文化。鎌倉時代則帶普遍的性質。而國民的藝術之發達。於是成功。試觀其彫刻。在天平時代之極其精粹。竭盡能事。然實爲唐朝彫刻之模倣。至

平安朝之末。有定朝出。鑑倉時代。有運慶湛慶出。以寫實的作風。而發生純日本的彫刻。

由繪畫方面考察之。佛畫早已達於精妙之域。而至平安朝時代。因國文學之獨立。純賞鑒的非宗教的之繪畫。日見發達。此爲日本特種之繪畫。此種風氣。由平安末造。至鑑倉時代。頗爲隆盛。所謂大和繪之大成是也。其所繪者。爲神社，佛寺等之緣起。或爲高僧等之繪傳。此等繪會。將當時社會之實際。率直寫出。而其題材。悉爲日本之物。將日本之風俗，人情。完全表現。而成就純粹之日本畫。大和繪之名稱。係對漢畫而言。此爲日本繪畫之本流。故觀大和繪而知藤原鑑倉時代之日本人對於藝術之趣味爲何如矣。

其後由鑑倉末造。經足利時代。藝術界發生特種之支派。此乃當時由中國輸入之新派也。宋元墨畫。與禪宗趣味有關聯。爲日本藝術界畫一新式樣。此派由如拙，周文，鑑雪舟諸大家。作其根本。經狩野氏而繁榮。由雲谷會我之力。將舊來之大和繪。

完全打破。當時之大和繪界。僅土佐光信保其餘喘。東山時代爲此派最盛之日。水墨減筆。極其旺盛。此又爲當時貴族一部之趣味。洎舊日之貴族滅亡。日本社會。發生革命。英雄豪傑。相繼蠶起。其天真爛漫之趣味。盡量發揮。而原來帶禪味之藝術。不能滿足。此輩畫家。素無學問。不解中國之滋味。其俗眼遂被華麗所奪矣。於是乎彩色花鳥動物之勃興。如火如荼。將當時社會之狀態。新奇之風俗。描寫盡致。畫家應新時代之要求。作成純粹日本的立足地。而以鎌倉時代之繪卷物爲模範。此種大和繪爲日本藝術之大本。而適應於日本國民性者也。

由桃山時代至江戶時代之初期。乃日本文藝復興之時期。其後更爲日本趣味發達之時代也。德川三百年間。不過由長崎一隅觀之耳。而日本內地。則日本趣味。極其興盛。各種流派。相繼而興。藝術燦爛。頗爲美觀。此爲日本藝術之極盛時代。

以光悅爲始。宗達光琳繼之。以大和繪爲模範。而近世之風俗畫。仍以鎌倉時代之繪卷物爲標準。更有江戶趣味。頗爲特種之物。此浮世繪版畫之所以盛也。其他圖

山四條諸派。亦爲德川時代特種之產物。雖有由長崎輸入之西洋畫。南宗畫。而德川時代實開日本藝術界燦爛之花。

明治時代。受西洋藝術之影響。在日本藝術上生一大變革。日本藝術。有過去數百年之歷史。一時雖有趨於外來藝術之傾向。而旋歸於日本之趣味。更採歐美之長。乃成今日之現象。原來之日本畫。與傳來之油畫。共同繁榮。然而油畫亦發揮日本之特色。與外國相較。亦有特盡之處。故現在日本之油繪。實開一新面目。

試觀日本過去藝術之狀態。而探尋其變遷。即發揮大陸之特徵。在各時代。實現日本之國民性。夫藝術家。文化之花也。國民性之發露者也。藝術諸流派之大本。完全代表日本。而藤原鎌倉時代之藝術。與德川時代之藝術。尤能充分表現日本之國民性。

要之。國民性者。國民於所住之國土有深遠之根本者也。所有之美術。所有之文化。皆與國土有特殊之關係。美術中之繪畫。不能離自然之模倣。與國土之關係。愈爲

性民國本日之察觀術美由

密切。雖有外來之物。足以牽動國民之傾向。而受外來之刺激。反造成日本之新生命。大畫家派別之變遷。足以規日本國民性之推移。故略述如此。

島國根性之深討

關於島國根性之一考察

關於島國根本性之一考察

由島國根性用語之性質上言之。確爲惡的意義。(Depreciatory aense) 關於研究吾人之心意與氣質時。若加以根性二字。則必爲惡意無疑。例如「下司根性。」「商人根性。」「官僚根性。」莫不皆然。而此處之所謂「島國根性。」殆亦此意。

所謂大陸經營也。國外發展也。北守南進也。大亞細亞主義也。皆東洋式之豪傑所唱導者也。而傾向帝國主義者。反於其本意之上。加以非字。例如非帝國主義。非軍閥主義。非資本主義。恫恍迷離。莫知真意。倘加以批判。要不外目光如豆。而爲純粹之島國根性。

此等有島國根性之豪傑。不但爲井底之蛙。昧於世界大勢。而島國的地位。與日本的发展。亦可於此點見之。

日本自豐太閤征伐朝鮮。果足以代表島國的根性乎。抑由鎖國主義之作俑者。（德川家康）代表島國的根性乎。二者孰是。不得而知。前者以日本六十餘州爲太狹。而垂涎中國大陸。後者欲維持自己支配之鞏固性。以實行鎖國主義爲目的。此皆表明日本之島國的地位者也。

將島國的位置。與島國的根性。及島國的氣風相結合。其間有必然的因果關係。更將此種攷察延長之。而島國的位置。臨海的位置，與住民之氣風。並彼等所有之文明之性質及程度。各有相互之關聯。例如政治的地理等書籍。多記述島國的，半島的，及臨海的位置與文明之進步。若古代之腓尼西亞，希臘，羅馬。中世紀之歪尼斯，哲娜阿。近世紀之荷蘭，英吉利，西班牙，葡萄牙等。其文明之進步。不能與其位置脫離關係。而其位置。實爲上述諸國文明進步之主要動因。

然而一種島國的位置。恆保持其原始的野蠻生活狀態。若亞美利加大陸。若澳大利亞大陸。雖不能謂爲島國。而由發見此等大陸之白人視之。則確爲島國的位置。此

等大陸。已爲白人之殖民地。無異白人之鄉土。所謂白人之亞美利加也。白人之澳大利亞也。若印甸種族。若喀拿喀種族。其生活狀態。仍未脫原始時代。若澳大利亞之民族。與數種動植物。猶有太古之姿。爲研究人類學者與社會起源者之寶庫。

所謂島國的位置者。若由其接近海洋一點觀之。則上述二大陸土民之原始的生活。不足以闡明島國的位置。與文明進步之關係。而西印度諸島。哈娃伊諸島。及南洋奧塞阿尼阿洲諸島嶼。土民原始的生活之事實。乃爲闡明上述諸關係之重要的任務。

關於島國的位置與文明之進步。而加以論述。凡住民之文化在低級時。其孤立的狀態。爲徹底的，地方的特色。特爲顯著。若島國之文化。既有相當之進步。航海術日臻發達。此種島國。易變爲文化的中心之地位。(見Semple, *Influences of Geographic Environment*) (地理的環境之諸影響)。此種說明。實與吾人以重要之指示。

島國的根性歟。島國的氣風歟。即主張地理的決定說者也。(Geographic Determinism) 所謂地理的決定說者。即人類環境之地理的，及氣象的，諸要素決定人類之

行爲諸學說之總稱也。而主張此等學說者。曰氣候之寒暑乾濕也。曰土地之高低肥瘠也。曰山岳平野河海等之狀況也。皆與該地居民之身體及精神。有重大之影響。故爲決定彼等之氣風，思想，感情，希望等之主力。深山大澤。龍蛇生焉。山紫水明。偉人出焉。此爲地理的決定說者極朴素之說明。若孟德斯鳩。若巴克爾之政治學社會學之學說。可以徵之於歷史。此爲人所共知者也。

試舉例以證明之。孟德斯鳩云。氣候暖處。人多怠惰。故易行專制政治。氣候寒處。人多奮發。故富於自由之精神。例如某時代之西班牙。葡萄牙。與某時代之英吉利。斯坎的乃非亞相比較。此種現象。可以得之。而南國之希臘。曾爲政治的自由之搖籃。北國之俄羅斯。久苦於專制政治之下。觀此實例。則孟德斯鳩之說。不足信矣。巴克爾云。熱帶地方。食物豐富。人口增加。尤以勞動階級。人口過多。富之分配。極不平均。爲釀成貧富懸隔之原因。中國雖非熱帶國。因家族制度之關係。而人口之密度。頗爲顯著。即資本主義最發達之歐羅巴，亞美利加。距離熱帶稍遠諸地方

較之資本主義不發達之印度。其貧富之懸隔。反差數倍。此種事實。關於氣候與人類之社會生活現象之關係。較之巴克爾之說明。尤有深切注意之必要。

孟德斯鳩云。日本封建時代之刑罰。頗為殘酷。此蓋由于日本之氣候峻烈。而日本人之風氣。自然流於暴虐之所致也。然而將日本南北列島之氣候。一概以峻烈目之。則非正確之概論。夫日本之刑罰。與武士之切腹。乃與封建時代之社會組織有關係者也。

巴克爾以日本及歐洲南部諸國地震之頻繁。認為各該地居民迷信之流佈與想像力旺盛之原因。彼謂歐羅巴繪畫雕刻之傑作。俱成於地震國意大利，西班牙巨匠之手。然而與西班牙接壤之葡萄牙。則無傑出之藝術家。荷蘭本非地震國。而其藝術則與南國相抗衡。然則巴克爾之印象的觀察。不足為事實之左證。據某批評家之言曰。荷蘭之富豪市民。保護藝術。與教會競爭。故藝術上之名家。層見疊出。而富豪市民所以保護藝術之原因。非由于山紫水明之風景。亦非感於地震之威力。全由於彼等與印度

關於島國根性之一考察

交通之結果。而欲養成其濃厚的色彩。且以金錢上之能力。可以支持巨額之支出。若舍社會的或經濟的諸要素。而只以地理的或氣象的諸要素。以說明人類社會生活上之現象。則地理的決定說之誤謬之素因。已潛伏其中矣。

留學時代之觀察

留學時代之觀察

留學時代之觀察

方余之初赴日本也。在前清光緒三十一年。抵東京後。即入同文書院。該校係東亞同文會所設立。專收中國留學生。教以普通知識。侯爵細川謹成爲院長。十時彌先生爲監督。勤勤懇懇。熱心教授。所有教員。俱係一時知名之士。裨益於中國留學生者。實非淺鮮。

之

一日赴夜市看電影。當時恰值日俄戰後。所演之片。均係戰地實在情形。一般觀眾。熱血潮湧。大聲疾呼。日本萬歲之聲。連續不絕。即至婦女小兒。亦手舞足蹈。爲日本揚眉吐氣。其愛國之情。有如是者。

察

余赴三省堂購書也。途中曾受兒童之石擊。彼時余甫十九歲。仍不脫幼稚脾氣。意謂無端受辱。豈不可耻。乃忿而與較。然彼衆我寡。終不獲勝。反負傷焉。亟趨派

留學精神矣。

出所。訴諸警察。警察以兒童喧嘩。無關法律。安慰余數語而去。彼時羣兒猶磨拳擦掌。欲與余爲第二次之決鬥也。余因孤身一人。難得良好之結果。遂忍氣吞聲。而回學校。世人只知日本之盛。在乎兵強。殊不知彼於小學兒童。已施以不撓不屈之教育。

時。余遇一商業小學生。謂之曰。將來爾作何事。答曰。經商。曰。赴何處。答曰。中國。曰。目的安在。答曰。贏利。將來使中國日貧。日本日富。日積月累。中國不戰自服云。云。此又其經濟政策入人之深。而爲我國受創之總原因。

之。余因目疾入井上眼科病院。院長井上豐太郎先生待余甚厚。某日約余晚餐。妻女作陪。藹然之風。令人生敬。餐畢談話。多係囑余遠涉萬里。人地生疏。飲食舉動。務須慎重。余欣然領之。稱謝而去。

察。院長細川侯爵在其私邸開園遊會。同學八十餘人。列隊前往。侯爵夫婦恭迎戶外。執事人等致敬盡禮。入園後任意遊覽。花卉樹木。極爲美觀。游畢用西餐。侯爵親

爲斟酒。備盡謙抑。外交之術。殊堪驚異。

留 余每日之往學校也。俱係徒步。往返各一次。距校約三里。某日大雨。道路泥濘。余以行走不便。乃僱車前往。甫登車。適遇二三日日本學生。笑余曰。此等懶虫。竟爲雨所阻。倘有戰事。亦將乘車臨陣乎。我日本學校之學生向未有坐車赴校者。有之。乃支那人耳。余聞是言。頗覺慚然。遂棄車踏泥而去。由是觀之。日本學生之刻苦。惕勵。洵高出我國學生數倍。余自受此打擊。遂立志不再乘人力車。

代 余英語雖不見佳。升學則極爲亟切。乃單身獨騎。直赴長崎。攷高等商業學校。乘火車。坐輪船。住旅館。異域作客。感慨曷極。因乘車數日。精神疲倦。赴廁所時。觀 誤將一小兒之手指。擠門縫。血肉迸出。哭聲極慘。此情此景。殊爲難堪。而小兒之母。手忙腳亂。莫知所措。余因出四元爲之醫治。其母不受曰。此非君過。乃吾不留意之咎耳。其深明道理。非有教育程度者。曷克臻此。車至馬關。遂入旅社。先飲茶。繼沐浴。後用飯。社主以我係中國人。故特製中國菜。頗爲親切。侍女招待。尤

留 學 時 代 之 觀 察

爲販動，寓居一宵，幾忘旅行之苦，其營業手段，殊有足取焉，次日上船，約一小時，而至門司，復乘車，約數小時，而至長崎，逕投高等商業學校，訪同鄉葉春堉君，道來意，葉君云，攷期已過，不知能補攷否，遂偕我謁校長隈本先生於其私邸，余先發言曰，僕跋涉千里，來投貴校，而竟逾攷期。若逕回東京。徒勞往返。豈不可惜。請先生特別優待。准予補攷。入校肄業。是爲至感。隈本曰。校章綦重。不可不尊。無論何人，概難通融。君志甚嘉。到此頗晚。下期早來。今日愧對矣。言時倍極謙抑。和藹可親。教育家之程度。誠有非鹵莽滅裂。粗暴之氣。撲人眉宇者。所可望其項背。余因補攷不成。只有過回東京。在長崎滯留二日。游覽街衢。山明水秀。居民優美。重秩序。尙清潔。無喧囂之亂耳。無俗氛之勞形。意謂倘能卜居於此。必能延長生命。惜事實上不能如是也。由長崎返東京。途中遇一老者。衣服麗都。滿面豐澤。一望而知其爲富家翁也。與余並肩。坐談甚得。因余日語流利。英語亦通。歎爲中國之人才。極加獎譽。適隔座有女生四人。聆老者言。對余頗爲親慕。中

留 學 時 代 之 觀 察

有一女生。亦赴東京。約余同行。並述其愛才之意。余以留學異邦。讀書爲先。男女交際。無此識見。却之。彼女悵然。而余則行所無事。事隔數日。忽發生一種感觸。蓋因對彼女不起。欲與之交際也。執意遍尋各處。迄無踪影。亦云蹇矣。日本女子天性活潑。奮鬪之氣。不劣於男子。眼光遠大。不分畛域。勤操作。無暇晷。撫育子女。極爲得法。奉侍良人。絕無倦容。處理家事。則井井有條。招待賓客。則致敬盡禮。日本國運之向上。可以知其所由來矣。

余所居之旅館。名曰福井屋。館主係母女二人。母約六十餘。女約四十餘。待余頗親切。某晚余欲赴大街閒逛。路經小河。過橋時。墜入河內。渾身泥水。狼狽而歸。館主見之。一面安慰。一面換衣。並爲余請醫生。檢查有無驚氣。余就寢後。館主爲之徹夜不眠。此種道德。求之對待異國人。已爲難得。況出諸開旅館之婦人女子乎。

日本政府開東京博覽會於上野公園。規模宏大。出品衆多。燦爛奪目。遊人如蟻

留學時代之觀察

。余於課餘之暇。輒往觀焉。會內陳設。分門別類。秩序井然。各種製造。極其精巧。有必需品。有娛樂品。有製造之器械。有發明之科學。有天然之產物。有人工之精巧。無美不備。無一不佳。凡足以提倡國民。鼓舞國民者。應有盡有。其用心亦良苦矣。計每日遊覽者。不下數萬人。莫不興致勃勃。精神煥發。白叟黃童。車水馬龍。紅男綠女。雜然並進。日本國運之隆盈。理有固然矣。

靖國神社者。日本天皇祭奠戰死諸將士之所也。中日日俄兩大戰爭。日本均獲優勝。所有戰勝品。均儲存於靖國神社之內。其最可恥者。即我國之纏足女人之鞋。鴉片煙槍。萬民傘。及名門高第之匾額。亦排列其中。供人參觀。供人玩弄。供人譏笑。供人批評。有留學生陝西某君。乃士官學校之學生也。往遊該社。目擊此種可憤可恥之情形。激昂之餘。遂舉一巨石向匾額擊去。遊人大譁。警察趕至。某君竟就逮焉。觀日本之民氣。日本之勝利。即隱伏其中矣。戰勝品如輪船。如槍砲子彈。甚至忽必烈率軍征日爲日本所敗之畫像。亦均陳列其中。日本人見之。莫不勇氣百倍。有

留 學 時 代 之 觀 察

殺敵致果之概。日本戰死諸將士之像片。神采奕奕。望之如生。日本天皇每年二次親往祭奠。以慰英靈。天皇出宮。市面絕不騷擾。車輦前後。隨從不過二十餘人。執戟騎馬。威風凜凜。有一老者與天皇陪座。天皇容貌。極爲藹然。道旁觀衆。以億萬計。車輦經過。脫帽爲禮。高呼萬歲。萬口如一。天皇遇之。以手加額。表相當之謝意。嗚呼日本雖名曰帝制。而其上下相親。君民一體。殊爲可佩。

日本小學爲其富強之根基。所施教育。俱係有進無退。不撓不屈。增長其野心。培養其道德。發揮其體力。增加其智識。教師視學生如子女。學生視教師如父兄。相親相敬。宛如完美之家庭。某日余住居之旅社來一女客。帶一小女。約十二三歲。忽指我牆壁所掛之中國地圖曰。此將來之日本也。余問其故。則答曰。日本兵強。中國兵弱。且中國人不知奮發。長此以往。不亡何待。滅亡之後。中國之土地。不將入於日本之版圖乎。余聞是語。汗流浹背。憤激之情。不可遏抑。與之較乎。則彼乃小女孩耳。不與之較乎。則余腦筋所受之刺激。誠無法可以消弭。再三制止。略平

忿氣。詳細以思。我不責人。只有自責。不怨小女孩之侮我。只怨我國之不能自立耳。

留學時代之觀察

道路之良。可以知國家之文野。日本內地。除山嶽河川佔去四分之三外。平原曠野。不過四分之一。而蕞爾之地。鐵道縱橫。電車往來。絡繹不絕。其餘如汽車，馬車，貨車，人力車，自行車。尤往來如織。節時省力。何便利如之。至於其他道路。皆如砥如矢。毫無坑坎崎嶇。飛塵障天。臭氣撲鼻之感。路旁綠樹蔥蔚。涼陰可人。飛鳥成羣。送我好音。行路秩序。有如魚貫。絲毫不紊。此乃能發生美感。而振作國民向上之精神。

日本國民之態度。極為沈着。敢作敢為。有俠義氣。性直易怒。不甘下人。富於情。不畏死。深明大義。臨節不奪。故自殺之風。無法制止。世界最著名之切腹。(Harakiri)即日本民性之表現於外者也。婚姻不遂必自殺。生活不能必自殺。睚眦之嫌必報。一飯之惠必復。計較成性。氣狹量淺。無恢廓大度。泱泱大國之風。然而守

信重交。則爲日本國民之特色。

留學時代之觀察

日本之學生。率多蓬首垢面。衣服襤褸。表面昏昏沈沈。只以讀書爲能事。行馬路也。則高聲朗誦。吟詠詩也。遊公園也。則手持書包。不曠工也。在宿舍也。則或讀或書。預備工課也。天明即起。冷水沐浴。漱洗以後。則從事誦讀。飲食簡單。只求果腹。赴學校時。書包而外。飯盒一具。名曰辨當。其中所存。米飯少許。鹹菜一撮。聊以充饑。不求肆慾。所寫講義。高或盈尺。參考書籍。琳瑯滿目。不知夾帶爲何物。不知懶惰爲何事。講修飾者。羣目爲墜落。好冶遊者。則大眾所不齒。年逾三十。因程度上之關係。雖入中學而不慚。爲求智識。詢問師友。亘數小時而不倦。

日本學生之最令人佩服者。即苦學生是也。苦學生有夜晚拉車者。有送牛奶者。有賣報者。有爲人擦靴者。種種職業。無不樂爲。略得微利。供給學費。購買書籍。因此而成爲大學問家者。不可勝計。

日本學生。友愛之情頗厚。毫無互相輕視。互相排擠之惡習。舊生待新生。懇切

留學時代之觀察
有禮。極盡指導之責。新生對舊生。則敬重有加。表示服從之意。一堂和藹。滿院春風。同學會注重學問。出版物日異月新。充分發揮其智能。為將來擔當國事之預備。故無不成就之學生。無失業之遊民。(現在亦失業三十萬人)國富兵強。良有以也。

愛護小兒。乃人類之天職。日本人口每年增加六十萬。(現在百萬)決無溺女害子之劣根性。小兒初生。撫養備至。飲食穿衣。講求周詳。故小兒身體強壯。骨格精良。發育完滿。腦筋充足。學校對於學生。按月檢查其體格。察其有無疾病。飲食務使適中。蓋過多則傷胃。過少則營養不足也。

日本報紙。頗為自由。對於政治。任意批評。關於學術。盡量介紹。終日讀報。有通達世界大勢。增長普通與專門智識之利益。報紙文字。淺顯易明。舉國人民。俱能誦讀。故上自學者。下至車夫。其讀報也。無分程度。每見車夫手持報紙。喃喃不休。雖係苦力。有書生氣。

警察之優。誠為可驚。維持全國之治安。端賴警察之力。各處居民。木屋一座。

留學

編竹爲籬。竊盜之事。似易發生。然而鷄犬不驚。閭閻安寧。縱間有偷竊。亦頗屬輕微。未聞有明火強盜。殺人劫財之事。吾甫到東京。路徑不熟。問諸警察。則殷勤告知。繪圖說明。一目瞭然。指揮車馬。操縱自如。狹隘之處。只許單身行人。任意往來。汽車馬車。絕對禁止。不畏強禦。不欺平民。恪盡厥職。秩序不紊。

時代

社會事業。極爲發達。資產之家。富於公德。慈善事業。有如潮湧。若盲啞院。

之

若育嬰所。若殘廢堂。各種機關。組織完備。殘廢之人。各得其所。施以相當之教育。收得相當之利益。而下層階級。對於資產階級。猶不滿意。組織團體。宣傳主義。

觀

反抗之聲。時觸吾人之耳鼓。於是資產家更發揮其慈善之本能。從事救濟。其愛護同胞。憐憫人類。誠爲可佩。

察

電車之上。秩序井然。優待學生。並及工人。即至軍人。亦納半價。婦女小兒。老嫗白叟。倘乘電車。率多讓坐。既不擁擠。亦不喧嘩。至於火車。取價極廉。車內坐位。頗屬清潔。所有乘客。注重公德。不亂擲菓皮。不肆行痰吐。不攜帶壘壘。妨碍

留

他人之坐位。不私帶危險品。危及乘客之安甯。查票員和顏悅色。對待乘客。絕無盛氣凌人。欺壓人民之粗野舉動。余觀日本電車火車之情形。而知其愛種愛國之熱烈。

衛生一項。人人注意。各戶有井。洗濯便利。婦女早起。先行掃除。然後擦玻璃

學

。洗地板。去盡塵埃。更換新機。大開門戶。吸納空氣。飲食多用野菜。不尚油膩。

時

肉類絕少食用。衣服清潔。鋪蓋整齊。所有食具。均每人一份。格別保存。倘有病疫

代

。防止尤爲緻密。余初入日本國境。即訝爲神仙之鄉。及考察其家庭。與個人之舉動。更歎爲東亞之優秀民族。

之

監獄組織。乃文明方式。對待犯人。優厚有加。查各犯人犯罪之原因。多半由於

觀

酗酒。人命強盜。幾絕無而僅有。獄內有沐浴室。有工作室。有運動場。犯人寢室。

察

空氣流通。不聞惡臭，各犯人亦安之若素，不覺其苦，獄吏俱係有智識，有道德之人，無苛待或凌辱犯人之弊，

二辰丸及間島案起，余亟欲一覘日本之民氣，乃穿和服，往遊各處，從事偵查，

留 學 時 代 之 觀 察

見其報紙之所載。鄉曲之談論。學校之講演。舉國一致。對待我國。此情此景。將何以堪。繼思我乃弱國之人民也。目擊彼國之強盛。甘受侮蔑。能不憤死。此所以有陳天華鄒容諸烈士之蹈海而歿也。

博物館規模宏大。儲蓄頗富。網羅之物。多爲外間所未有。在我國所未曾見者。往往於彼國見之。參觀人士雖多。而沈靜無聲。蓋專心考古。無暇談話也。圖書館之書籍。更美不勝收。燦爛奪目。讀者無數。觀日本人之好讀書。即知其文化發達之所由來。每見街市書肆。書物陳列。堆積如山。窮苦學生。恒藉購書之便。翻閱書籍。店主亦不之禁。欣然聽之。故無錢購書之窮學生。有由借閱書籍而成爲學問家者矣。

農業五谷皆有。惟以稻田爲最多。日本係大農制度。收穫極豐。惜區域太小。人口衆多。所收糧米。不敷應用。故必須取之於外國。商業頗發達。蓋日本係工業國。製造豐富。銷路頗廣。若日本橋區。若東京商業之中心地也。高樓大廈。陳列輝煌。物有定價。絕無欺詐。余在學生時代。囊中無幾。視斯物品。只有垂涎三

尺。徒喚奈何而已。

留學
日本工業發達。工廠林立。故游民土棍。幾至絕跡。乞丐一層。更未一見。貧苦人民。雖所在多有。而大率能維持其生計。從未有囚首垢面。沿街號呼老爺太太。爲國家體面羞者。

時代
以上所述。係余十九歲至二十一歲在日本留學時代之記事。以個人之眼光。觀察當時之情形。率直寫出。絕無虛飾。余回國日久。變化如何。則不得而知。此篇記事。並非當時之日記。純係出諸記憶。或當或否。任之中日人士之批評。總之。余以十九歲之幼童。留學彼國。智識不完全。眼光不開展。錯誤之點。在所難免。然冀圖中日兩國之親善。如彼如己。洵爲當務之急。我國書報。關於日本之記事。散篇短簡。雖所在多有。而有系統之記載。則尙未之或覩。日本之研究我國也。無微不至。而我之對於日本也。則忽焉視之。豈所以爲東亞謀幸福。爲中日圖樂利乎。惟朝佑學問有限。不敢自列於著述之林。編輯次序。雜亂倒置。偶一想出。即從速記之。若更新排

留學時代之觀

列。恐費手續。故就其原寫法而付諸手民。世之大雅。幸賜教焉。

留 學 時 代 之 觀 察

中華民國十六年三月十五日初版
中華民國十九年十一月十五日再版

定價一元

有 版 權
禁 翻 印

我 之 日 本 觀

著 作 人 兼 發 行 人
校 對 者
發 行 所
印 刷 所
代 售 處

王 朝 佑

王 賓 孫

西四帥府胡同十八號

京 城 印 書 局

直隸書局
佩文齋
文美書莊
會友書社
景華書社
建設圖書館
東方書店

10/09/2

2

函	
號	
3643	